蹊齋集 八

謚狀
行狀

疎齋集卷之十五目録

諡狀

疎齋集卷之十五

諡狀

光城府院君瑞石金公諡狀

本貫全羅道光州

曾祖考諱長生刑曹叅判　贈議政府領議政諡文元公妣昌寧曹氏　贈貞敬夫人

祖考諱槃吏曹叅判　贈議致府領議政妣安東金氏　贈貞敬夫人連山徐氏　贈貞敬夫人

考諱益兼成均生員　贈補祚功臣議政府

領議政光源府院君妣海平尹氏貞敬夫人

公諱萬基字永叔號瑞石又號靜觀軒金氏系出新羅羅季有王子興光者知宗國將亂遯于光子孫仍籍焉在高麗八世位平章世以名其洞入　本朝有都觀察使若采生藝文館檢閱問配許氏早寡守節朝命表其宅後二世有左議政敵愾佐理功臣光山府院君國光生司諫院大司諫克忸又三世有司憲府大司憲繼輝號黃崗博學有經濟才栗谷李文成公稱以眞宰相是生文元公文元公事栗谷得其適

傳學者稱之爲沙溪先生叅判公忠信敦厚士類重
之徐夫人丁丑虜變殉節旌閭生員公才高行峻慰
司馬有士望建虜之僭號來告也倡多士抗章請誅
其使及寇深入江都約同志協官軍爲死守計城將
陷與仙源金文忠公立幢於南城樓　朝廷特贈司
憲府持平叚食忠烈祠後加封　贈以公貴也尹夫
人吏曹叅判墀之女海嵩尉文穆公新之之孫高明
淑哲有古女士之風夫人有身夢龍起園中以　崇
禎癸酉正月二十三日生公海嵩公奇其俊異曰此
國家重器也命小字曰九鼎公生有異質端重聰慮

幼而自知力學江都亂定尹夫人挈二孤歸待其能
讀書自授書史課讀甚嚴常泣而言曰汝父以汝兄
弟托我而死汝今失學我何面於地下公哀感益自
勵旣而受業於尹文穆叅判二公及仲父滄洲公藝
學日進海嵩滄洲賞其詞藻期以異日文衡壬辰中
司馬兩場癸巳擢文科別試選補槐院公妙年發軔
才名冠一榜臺閣有忌娼者以公左眼病瞖請削選
上不從玉堂直其枉其後　上見公而嘉之曰是愈
於目不病者甲午中文臣庭試受皐比之　錫丁酉
爲授承政院注書移侍講院說書戊戌陞兵曹佐郎

選知製　敎拜司憲府持平歷侍講院文學司諫院
正言時尹鑴盜名而其徒李[木+劉]有惡行而冒登薦剡
公論削其薦並劾薦者[木+劉]後果以悖倫杖流而死已
亥遞拜侍講院司書又移正言持平入對論後苑營
造之非時入玉堂拜副修撰副校理五月　孝廟賓
天上書請改羣臣喪服爲經杖之制庚子移持平復
拜副校理先是　孝廟大喪禮官據　國制議　慈
懿大妃當服期尹鑴倡言當服斬如臣服君尤齋宋
文正公及同春宋文正公引賈公彦疏四種之說大
臣請從　國制後許穆疏斥服朞之非請服爲長子

三年 命考實錄 貞熹王后爲 睿宗期諸臣皆
言宜從 祖宗所嘗行者至是尹善道上疏論禮如
穆而欲因此誣陷獻議諸儒擬
皇帝以激 上聽其言絶悖臺諫請正其罪權諰論
救許以敢言公再上劄辨斥副提學俞公棨經學可
屬啓沃公請依鄭經世故事次對外特 命入侍從
之移司諫院獻納兼西學教授與同僚上劄戒 上
因細事震威怒論克己觀理之道言甚切至還拜校
理應 旨論時政又入對申論諸宮家柴場盬盆之
弊又請減南漢江都糴穀盡罷軍門屯田出京外衙

門半藏助經費而獨民役且停不急營作指陳利害
言多中窾諸公皆歎公以文學進而識時務如此也
又書進唐代宗毀公主二禮故事諷戒時弊移獻納
請寢 命令之不由政院而自差備門直受 傳教
者公嘗在玉堂進劉晏養民理財故事仍言今日有
司不以養民爲理財之本許積長度支以爲譏已恃
上眷自許 上斥玉堂公辭遞復拜副修撰承 命
抄進朱子救荒狀仍擧朱子有司之力有限而 聖
主天地父母覆載生育之心無窮之語反復致意又
上劉陳修省以實之道曰 玉候違豫艱虞溢目血

氣未得和暢則思慮或至於煩惱治效未見後應則心志易流於怠倦又申言捐財寬民之策請損益朱子救荒諸條頒行八路仍及聽言官人用刑勸講等說夜對讀宋鑑詳陳朱子祧廟議　上從容顧問三鼓始退辛丑移吏曹佐郎廉問嶺南黜陟得宜賑饑療病多方濟活請出本道諸營儲買麥救災邑由正郎移校理獻納請收李敏求叙　命曰其忘君負國通彼虜曾　朝廷情狀不忍言壬寅歷修撰獻納銓郎校理叅贊閔應亨言尹善道年老且傳　先王不可使謫死公爭之又劄論臺諫數易之弊又言懼災

之心易忽請益加兢惕每如下哀痛理冤獄之時諫
院論人家不以所後子主祀乖亂天倫請從 仁廟
所教改定之公請從其請又中文臣庭試受 賜如
前癸卯由銓郎陞應教執義洪宇遠營救善道曰其
言明白的確公請罷之遞拜成均館司成被劾於大
司諫徐必遠公曾在諫院也欲論許積之不合宗伯
正言朴世堂始從之及公遞去反從必遠之言而寢
之又在憲府也世堂以持平劾都承旨任義伯目以
鄙夫公刪其語又嘗論金判書佐明酒後罵坐之失
後因其自明而略辨之至是必遠以爲公之欲彈積

伐異也擅刪任義伯之啓黨同也金佐明非罵坐而
疏辨不屈遂非也論罷公職羣憾叅會擠而久廢士
類莫不憤慨甲辰始叙拜宗簿尚衣正副應教兼漢
學教授 上以彗異延訪公卿三司公對曰 先王
奮發大志誠心洋溢臣嘗仰聆 玉音懇惻亦自激
昂當時非惟朝著肅然喑聾跛躄亦且增氣今則義
理不明未見有含寃忍痛底意臣恐 殿下之所以
繼述有未至也又曰竊聞外閭緣蹊逕而私獻鰒魚
臣亦疑流傳之未眞而宜加嚴勅以嚴宮禁大臣有
以諫官請對論人爲非 上右大臣而並遞諫官及

憲臣之直諫官者公上劄請反汗盛陳股肱耳目相須之義勸　上調柔兩全乙巳新元上劄請覽交泰之義擴天理之公典　聖學而茂對時廣接見而畢下情許積新拜相前掌令李墍抗章言其不稱　上怒而罪之伸救墍者並被譴公上劄爭之薦拜議政府舍人兼西學教授校書校理移執義嶺南考官吳始壽策問有譏斥儒賢語公劾罷之趙絅曾救善道罪廢及收叙其黨以其年老請復月廩之　恩公論之十月大雷電三司請對　上辭以疾公上劄引鮑宣災異明母震動子訛言之語深戒宴安請停進宴

且陳兵民之困弊宜克盡警畏之道招延賢士以革
弊瘼後移副應教爲養乞郡不許而 賜米俄擢承
政院同副承旨丙午嶺人柳世哲承鑴穆旨上疏論
己亥服制搆陷儒賢公陳啓入對痛斥其邪拜全羅
監司以不忍離親陳情免尋拜大司諫禮曹叅議承
旨淸人以不歸走廻人有嘖言大臣不自當右相積
奉使歸之手 上有罰鍰之辱兩司論劾三公 上
怒行遣兩司積徒黃壖者投疏謂公於兩司之論發
縱指示公乞免且言喉司怵威怒不敢陳忠 上免
公職已而大司憲李慶億遞停合啓正言安塾劾之

上遞諫官喉司爭之 上責之曰何怵於某之言若
是未幾復拜承旨辭曰人臣使人怵於其言此難容
之罪夏旱與同僚閔公維重入對請 上親禱且陳
久停視事戒懼之心日懈金公佐明亦入侍乃曰承
旨之言固好而朝著近多偏私之習此兩臣最有才
學而亦有此習進退人隨其好惡趨時者爭慕效若
精白一心持論公正豈不美哉果如此雖十日一講
有益於國公退而累疏辭免自是不安於朝力求外
除舒川郡守士類惜其去洪相國命夏薦拜廣州府
尹公以爲保障之責宜先得民爲政寬而嚴救民如

恐不及節約而府庫充羨公餘登西將臺愾然太息
爲文記之曰墟墓興哀宗廟興敬是秉彛之良心隨
其所發而犂然感油然生者也登斯臺而其有不感
慨紊歎者乎苟能由是而益勉臣死之義則其有得
於斯臺者豈獨閱儲胥審形勢而已哉己酉尤齋宋
公亟請 召還以大司諫還移承旨同春宋公入辭
還鄉公進曰願 殿下毋謂儒臣已去而遂懈開筵
且儒臣以 神德王后祔廟爲言義理無可疑者用
其言則可謂用其人矣移副提學吏曹參議兼承文
院副提調庚戌拜成均館大司成移承旨副提學上

劄數千言請警畏天譴預講賑政條陳養冗兵之弊又論講學從諫之道曰　玉體稍安之時省繁文、御便殿使講官進讀經史而聽之無妨於調攝可宣其底蘊人心浸灌以義理說則有開發之功湊泊於冊子上則無走作之患人臣之進言者先意迎合則遜而易入抗辭爭執則逆而難容明王知其然而必求諸道與非道復拜吏曹參議兼備邊司副提調是歲八路大饑廟堂又舉公爲賑恤廳副提調與金公佐明金公壽恒趙公復陽閔公鼎重同管荒政時流民萃于京師癘疫又熾乃分　命五公監賑於都城

内外設糜粥以救之公所賑亦萬餘人公不憚勤勞
盡心濟活盖自公南漢之政朝廷始服其通才乃有
籌司賑廳之 命金公佐明亦以守禦使見公盡心
國事舍前事而相許公亦樂與之同事後卒與其亂
淸城公錫冑協心共濟艱危識者多之 仁敬王后
膺德選辛亥六禮成朝野咸慶而公過自抑畏如無
所容夏以特 旨陞拜禮曹參判又兼籌司槐院書
雲提調都摠府副摠管入對又論摭冗兵省浮費尋
移兵曹 上因冬雷詢弭災之策公引洪範陳剛克
之道請躬以率下壬子以大司成兼惠良署提調移

副提學應 旨進大劄陳戒甚切請 敦召諸儒臣
上褒嘉深納首相積奸邪日甚同春宋公比諸盧杞
上教以伐異執義李翔繼論之 命削其職願命先
君子長國子請 上收威怒以扶士氣出補外邑諫
官尹敬教又嘗論積追 命安置公進劄登對再三
力言持平吳挺昌爲積乘時投疏欲熒惑 上聽公
亦力辨之時積固寵稔惡而 聖主未及察忠言輒
見疑羣小抵隙潛肆躑躅消長之幾已形公不勝憂
君憂時之忱隨事匡救隻手扶傾士類有所恃焉萊
館倭人棄約條多無禮 朝廷移書責馬島公辭令

得宜倭遂聽　命金公壽恒遞文衡擧公自代兼守
兩館大提學知成均館事同知　經筵事校書館提
調轉漢城府左尹戶曹叅判公辭以主文之人主彼
國文書義不可爲金公引滄洲公故事請許廻避公
旣受命以振文風得人材爲已任前後掌試所獎拔
多名士又兼同知義禁府事擢拜兵曹判書兼知春
秋館事軍器提調一國文武之柄盡屬於公位望之
隆爀輓近所罕有也公嘗論精抄軍之弊乃請減保
人之陞戶者定爲十番收米布於餘軍以省本兵經
費之侵耗知兵事者皆謂通變得宜其銓注武選惟

公惟才不聽干托多收録死事人子孫武士聳感兼
內醫院提調宗室楨已萌奸謀先欲干預朝廷以
明朝野史所録萊撫查奏有誣我 仁廟語上章請
辨於清人 上詢于朝諸臣以事關 先朝囁嚅依
違或多言宜辨公以爲道理時勢事體與辨 宗系
不同道理則何待臣言時勢則 明人私著者不可
請改於清人事體則野史異於國史請禁請改俱不
可逮今 上初服羣壬助成其意使楨弟㮨于燕卒
以購得禁書致煩言而已賤宗翼秀受羣奸旨上疏
請遷 寧陵欲嫁禍於監董奉審諸臣敗亂朝廷

上命公卿往審石纍而議遷奉諸臣皆言不可仍奉
公獨曰若變在 玄宮之內固不可仍奉 山陵圓
徑三十尺封石去 玄宮遠雖改封豈至震驚 玄
宮乎 穆陵亦嘗改封北關 諸陵多改封不可謂
無故事 朝廷不能用羣小又以嶺人張應一名投
疏斥公曰改封之論用意凶慘公胥 命金吾 上
慰諭盖 寧陵之始營也期迫而築不密外石漸生
隙羣小之幸災樂禍者積慮而發其事日夜惟望
方中之有變廷臣莫不狼顧及啓 珠丘煖氣如蒸
椑漆如新觀者追思公言其後 朝廷追罪翼秀又

兼司譯掌樂宣惠三提調及知 經筵事以遷 陵
都監提調禮成 賜馬甲寅 孝肅大妃甍差 國
葬都監提調 因山畢加正憲階禮官初議 慈懿
殿爲 孝肅大妃當服朞旋改大功 上下之吏公
權差兼察禮曹羣小又嗾嶺人都愼徵疏論 慈懿
殿不當服大功乃 命公卿禮官三司會賔廳議服
制且考己亥事公與大臣諸臣引賈疏四種之說以
該曹所改大功爲不悖於禮經 上乃嚴責首相而
編配公以同議其啓出郊上章請與首相同罰待罪
月餘 顯廟違豫疾惟幾公蒼黃入城撰進禱 宗

廟文及 昇遐宿衛 闕下令 上卽阼倒拜領敦
寧府事封光城府院君解兵曹而諸兼任如舊公皆
辭免而 命仍經筵籌司用韓西平故事也公又苦
辭遞籌司而 經筵終不許免久而逾辭得解而
命以特進官出入筵席又兼都摠管扈衛大將典牲
署提調時羣奸執命以鑴穆爲領袖楨枏爲奧援先
欲芟夷士林以四種說爲貶損 孝廟遠竄尤齋並
劾會議諸臣公又出郊待 命乙卯正月兩司停論
公上念 王室孤危不忍自疎遂入城辭職不許俄
兼畿輔摠戎使再辭不許三降 召命賜對慰諭公

黽勉受符公見國事日漸危疑欲整釐戎政以水原
宿重兵逼京都辟趙公師錫爲府使鑴方秉銓忌之
移除海藩公請仍曰重鎭不可輕遞且有經理穆與
鑴請公干預朝政强請毋仍爭以去就脅持 上得
其請乃已公乞解將任 上不許穆鑴及李同揆又
以爲戚里將兵國未有不受害者至引王氏事詆辱
公又力辭 上答曰國勢幾至百尺竿頭譬如涉大
川而無維檝當此內空外訌之日摠兵之任不屬於
卿而誰也繼降 召命促視事公不獲已出承 命
鑴復斥以橫恣公又懇辭 上終不許羣奸旣得志

兇謀潛滋最惡公及清城公爲 上心膂必欲去之
而 上甚倚重不易遽動二公亦相交驩不顧萬死
一心捍衛 王室請以守禦摠戎牙兵輪番鍊習於
都下則時論沮之至欲並罷扈衛廳矣公燕居噓唏
太息殆忘寢食而未嘗見于辭色乃與清城默察凶
黨嚬呻隨事預折牙角外制其變內積誠意冀幸
聖主之一悟其苦心危慮誠有人不可窺測者矣冬
特除尚衣院提調丁巳穆乃建親耕之議盖王親
耕則后當親蠶親蠶則當備嬪御欲因此媒進擬昌
女以動搖 長秋清城患之欲止而未能及壇墠戒

日天大雷雨以風破裂帳幄 上遂不行親耕旣不
成則告 廟之論又作時尤齋已栫棘炎荒羣小又
欲加律以及於議禮諸公因以危逼 長秋而恐
上覺其謀猶陽言罪不及於議禮諸臣公與諸臣詣
禁府待罪淸城公爲 上言告 廟之後其勢罪及
於議禮諸臣故諸臣方待命 上諭令還第竟不從
告 廟之論噫公之一身之危不啻若遊彀而 宗
社士林視公爲安危苟非我 殿下日月之明 聖
后順信之助其何能奠磐石之安救魚肉之禍哉公
嘗承 命製進皇極箴曰其極旣建矣而於人之有

能有爲者使進其行其無好德者罔以祿與之則無有淫朋比德以歸于極其欲　上修身齊政而好賢去邪深忠誠悃不忘箴規藹然於文字之外者如此況其遠猷至計密贊於危急之際者雖不可見其迹亦可以推知也是時　上雖進用一番人而終不以兵柄授凶黨凶黨揣　上意如此雖欲害公萬端而卒不得售戊午積以其黨擬御營大將　上不用已懷疑懼積子堅奸騙良家婦驗治得實而其黨力反其獄積乃大恐父子潛謀不軌鑴元楨請設都體察使使積統兵權至請都督中外兵馬日召募壯士校

材力置麾下訓鍊大將赫然以積黨久握重兵受堅
旨擅設伊峽屯兵脩器械私操練又制胡服討甚叵
測逆柟兄弟自　先朝席寵驕溢楨㮒與宮人淫亂
得罪遂懟　東朝益懷不臣之心其母黨挺昌等爲
之羽翼交遊朝紳締結驍弁見　上冲年多疾乃覬
覦非望家置王者服飾使術士鄭元老崔晚悅爲筭
命望氣之說以惑人聽柟與堅萬鐵等歃血同盟凶
黨又欲盡殺善類因有湞凶書請加律尤齋積勸
上從之其他黨讁不可勝數奸凶表裏相應日夜洶
洶庚申春堅柟等反謀益急伊峽兵指日將起淸城

欲發其機猶且持重公勸以勇決而事未及發積以
迎其祖謚設大宴廣集衣冠閭巷喧傳將邀公及淸
城卽席而害之仍擧大事至有伏甲置毒之說子弟
偏裨交諫公毋往公以爲吾兩人俱不往彼必疑之
欲謀人而使人疑非計遂與淸城議淸城稱疾公坦
然赴會是日大風雨公到積家風落帽傔從失色公
入座談笑從容酒初擧 召牌忽至公起赴 闕坐
中愕眙或勸積以請對觀變積未決 上下敎曰災
異荐疊危疑多端輦轂親兵將領之任不可不以國
家至親位高之人爲之其以光城府院君除訓鍊大

將即日受符察任公受 命入北營受將校吏士拜
仍留宿赫然爲將十年將校多其腹心一朝見變罔
畢懷憂懼不安人或爲公危之公嶷然不動安寢達
朝開懷撫循莫不感悅歸心是時積等皆膽破魄褫
凶黨太半散落俄而元老萬鐵上變告堅柟等逆謀
公及淸城承命領訓局御營兵扈衛宮城柟堅萬松
等望風承款並伏法楨積赫然 賜死遂 命錄勲
以公爲一等賜奮忠効義炳幾協謨保社功臣號公
再疏辭 上遣史官溫諭羣奸之亂政黨凶者並竄
殛悉召 先朝賔師顧命大臣於嶺海之外更化之

政譬若氛翳開豁而天日昭明矣其秋李元成者又
告凶孽之網漏者挺昌元老曉悦俱伏法於是嚮者
親耕告 廟之謀根株悉露聞者莫不追悸而益知
公戡亂之功焉公旣受訓局之 命首訪軍中疾苦
復敎師之舊除子貸之弊痛禁將校之掊克卒伍者
咸賞又盡其公明一軍鼓舞俄以特進官入講周書
召誥公進曰今日更化亦一初服政令得宜可謂敬
德戚臣將兵乃是格外頃當危急之際臣不敢力辭
今亂賊平矣 宗社安矣無可憂矣退臣而任可堪
之才守邦制詰戎政亦可爲祈天永命之一助其言

甚懇切而 上倚毗方隆慰諭不許公又論訓局兵
漸增其額非 先朝刱置別隊之初意請以前部餘
軍二百人代束伍炮手選上者以除外邑一式年之
弊 上從之十月 仁敬王后感痘疹 上以拘忌
移御 命公侍藥及 禮陟 手札叙哀仍命錄進
幼年言行 山陵畢 召公慰諭公對曰臣雖冥頑
軀殼尚存而不可仍帶將任退而上辭本 上批曰
自遭慘慼予之倚毗一倍曩昔遣史官慰勉不許自
此凡五入對十七上章固辭逾切首相金公壽恒諒
公之不可强勸 上許之 上亦察公誠心至壬戌

春始許遞　永昭殿將用樂公以提擧樂院掌其事
而近例無可徵乃考据　昭敬殿故事以定其制且
言五禮儀與樂學軌範方響之制不同而軌範成在
五禮儀之後成俔以曉樂律聞請從軌範　上從之
公解將任之後不復與聞朝政雖　命召而議國事
亦不敢赴自有旂常之典公益小心兢兢居寵若驚
口不言督奸時一事人有問者輒曰　聖主之明也
清城之力也深居罕接人門庭常闃寂癸亥追上
太宗徽號公書進寶篆　賜馬冬　上經痘疹　命
公入宿闕内時賜對公進曰先儒所謂收拾身心保

惜精神者正今日所當體念乙丑差查正廳堂上冣
忠義衛之冒屬者丙寅差豐呈都監堂上事竣 賜
馬丁卯春患暴嘔病轉劇 上遣二醫賜良藥珍羞
數使掖庭人問疾長子鎭龜方出按湖南大臣爲言
之 上命不俟代遄歸省公聞之令扶起而坐向
闕感泣曰 聖恩罔極三月疾益甚 上又遣黃門
問之加賜珍劑其十五日癸巳考終于正寢壽五十
五訃聞 上震悼擧哀于熙政堂輟朝二日乃 下
教曰雖有一時之感傷意謂年齡未暮精力强壯神
明所扶必見勿藥之喜天奪棟樑欻爾長逝興言及

此痛盡難諭 三殿各遣中使護喪事 命諸司官親供初喪之具三年仍 賜祿俸襚以 御衣衾出東園題湊又 賜錦紬米布成服內出饌羞 賜奠遣都承旨禮官中使弔孤遣地官擇葬地將葬再賜祭喪行各邑供日祭葬時備諸奠內司治石物本道搆墓舍所以隱卒崇終者無以加矣以勲封例贈議政府領議政上自搢紳下至韋布莫不驚悼曰國將疇依市井儓隷亦莫不咨嗟曰以公厚德何遽止斯公曾所莅諸司胥隷軍門將校士卒皆來哭奠發引之曉火城照十里悲號震野訓局兵自請舁紼

至墓所魂車之返車馬塡街路此亦近世之所未聞
也以其五月十八日禮葬于廣州治西速達里蘆峙
負壬之原公卒後三年時事又大變羣壬竊權金德
遠閔黯李玄紀等十數人黨護凶逆入對熒惑反逆
案遂削保社勳奏對之辭頒教之文醜辱公特甚盖
恨　親耕告　廟之討不得售於前日而公之平日
指論小人之情狀與夫黨來協贊天討者尤爲其刺
心切骨之怨也當是時樂禍之徒雖戮君臣母子之
倫尚亦甘心況於公哉甲戌　上乃大覺悟旣光復
中壼又　教曰庚申獄事逆節不翅昭著爲權奸所

歎誣終至反案予嘗悔恨禁府請議于大臣　教曰
此不待詢問而知復勳事卽擧行又　答公次子鎭
圭之辨誣疏曰奸兇之齮齕先卿百般搆誣者其用
意設計至爲深密決非一時言議之慘毒而已今予
此言實是奸黨千古之斷案奚但先卿被誣之快雪
哉旣復勳　命賜祭又　命議謚　親製公畫像贊
又　親題公墓表曰保社功臣國舅光城府院君之
墓　聖意豈以更申山河之誓永示金石之刻也歟
於戲盛矣公爲人沉靜詳愼通明弘毅長身秀眉風
度凝遠其孝友根於天性五歲而孤依於外氏嘗僑

居路傍虜使將至彩棚過門前衆皆縱觀公獨閉門不窺曰虜吾讐也吾何忍觀此其事大夫人至愛形于色兄弟怡愉膝下非公事未嘗少離思所以慰悅承歡者靡不至焉與其弟判書公萬重手足之情到老彌篤人見公母子兄弟之樂者孰不油然生孝悌之心也公平居俚俗之言不發于口惰慢之色不見於容循循謹勑動作有度其伯祖文敬公嘗亟稱其可與爲學問期以衣鉢之托及其弱冠矯矯黼黻王猷學識精邃言議正大愛　君盡獻替之誠持身保貞白之操恢張直道扶翼善類者盖莫不本於家傳

之詩禮是以士流樂爲之依歸竊覩公立朝本末始
孝宗大王有高世主之志以公死事家孤兒睠顧殊
異公亦抱崩心隕首之痛誓與一時仗義之羣賢共
贊大業中道攀髯至恨抆血其後羣賢不復彙征而
公猶協齊同朝第一流眷眷以親賢遠小勤學納諫
勉 上以繼述之孝其言尤致意於陰陽黑白之辨
自任以激揚清濁一時士大夫各自砥礪名行分别
義利而以事功自任者或與之睽貳公雖以此時遭
謗厄亦不之恤 顯廟深察公有至誠可以任重歷
試於保障機務之地並畀以文衡兵政廩廩乎經邦

之業矣 顯廟又棄臣民則公例膺褒紀之典形苟
勢禁雖不能有所展布常自恭儉謙抑克盡尊光之
道上贊 宮闈之化下爲諸戚里矜式庶期永享
國家休平之福矣而奸凶執命逆宗搆亂其黨以爲
不去公士林未易芟夷神器未易窺竊百計撓害而
主上孤立於上左右前後莫非逆宗之私人事有至
難者危機交迫不止士禍公乃不憂其身竭忠運智
以安 宗社功成事定收斂若無 恩澤綺紈少無
累其平生之操雖世道多變疵釁百出而人不敢一
言毀公此可以知公也盖嘗論之公之出入諷議則

景仁淳夫也楷範一世則元禮孟博也鎭危疑於倉
卒太尉之入北軍近之讓成功而不居馮公之屏大
樹何加焉若其苦辭戎權而避遠名勢位極富貴而
心存布素歷數今古依日月之際者蓋未有如公也
況少以文學鳴國家之盛晩以勳業奠 宗社之危
亦古賢人之所不能兼有之也夫以公之德之才使
之秉國之成久任世道君民之責邦之杌隉豈至如
今日而十有餘年袖手處閒又不克享期頤之壽嗚
呼德全才盛之士世不常有而不究其用而不永年
天意豈欲用弭 亂而止歟此 聖明所以有天奪

棟樑之歎而久而不能忘也公爲文章典重有法度
辭理具備少喜班掾文晚取歐曾古詩嘗學樂府文
選近體間效山谷簡齋　盛明諸子有集行于世性
嗜書非疾病手不釋卷貫穿六藝旁及諸家好删選
古詩文暮年尤沉潛于考亭書少工篆隸字畫亦遒
婉公配西原府夫人韓氏郡守有良之女育四男三
女女長　仁敬王后男鎭龜官止行戶曹判書鎭圭
今繼典文衡鎭瑞郡守鎭符夭次女適縣監鄭亨晉
進士李舟臣孫春澤郡守普澤都事雲澤進士艮澤
生員祖澤福澤廷澤延澤女適宋婺源任徵夏李廣

淵者一房出也進士星澤女適李衡鎭李淰李道普一未行者二房出也堯澤女適進士李重之崔宗柱者三房出也太學士謂願命曰先人易名嘗有 上命而公私多故尚未請于 朝而先兄遽歿今親年日深宗孫流離而吾輩多病人事未可量也今世知先人事亦莫如子子爲之具狀亟請願命早出入公門下猥荷知顧之恩實有沒世之思不但與太學士兄弟有伍舉聲子之好而已義何可辭顧公言行政事可記者甚多只撮其忠孝大節撰次如右以備節惠之考焉

文成十年太學士兄弟與其二姪俱亡尚未送狀
于太常今年夏 上下教曰國舅光城府院君節
惠之典尚今闕焉誠爲欠典令本家速撰諡狀仍
付太常以爲議諡之地嗚呼公歿已三十有餘年
子孫相繼凋喪事固有未遑亦未有以此事謦咳
者而 聖上乃於十年違豫之中追思公精忠大
勳軫念後事至此從古人臣得此於君父者有幾
人哉百世之下欲觀公君臣之際其不在是顧命
以嘗藥在 禁中都事以校理直玉堂相對感泣
聖恩搜出舊狀謹依 聖教付太常焉

贈户曹判書鰲山君李公諡狀

考永平縣令　贈議政府左議政雲福妣

贈貞敬夫人昌原黃氏

祖議政府右叅贊　贈議政府領議政諡定

獻公夢亮

曾祖成均進士　贈議政府左贊成禮臣

高祖安東判官　贈吏曹判書成茂

公諱擢男字根叔慶州之李始有沙梁部大人謁平

爲羅祖佐命元功至高麗有左僕射翮入　本朝有

工曹叅判延孫僉知中樞府事崇壽進士公隱德不

仕定獻公以淸儉忠孝爲一代名卿公以　隆慶壬申九月生自幼時凝重寡默喜怒不形及長沉潛書史而不事博士業庚子始以門蔭除靑丹道察訪典設司別提積仕陞司僕寺主簿工曹佐郞出監德山爲政淸簡民頌其德　仁廟時又拜橫城縣監時逆賊李仁居竄跡盜名寓居境下見　朝廷與建虜覊縻聲言欲斬主和諸臣乃包藏禍心語多指斥　乗輿聞者反謂處士大言不以爲意一日突入官府掊碎倉廩掠取軍器出獄囚脅兵吏倉卒無敢誰何縣中大驚撓亂公乃挺身赴原州請卽發兵討之辭氣

慷慨牧使洪霣以爲當及賊勢未熾盡力撲滅蔓難圖也遂與公勒兵三道疾趨仁居欲拒戰公與洪霣督諸軍捕賊魁並致其子姓支黨于京師悉伏誅仁廟下敎曰逆竪稱亂某等奉行天討宜速定功以勸有位遂策公輸忠奮義決策昭武功臣二等超二階封鰲山君乙酉五月考終于京第享年七十有四訃 聞弔祭禮葬墓在抱川花山先塋之側例 贈資憲大夫戶曹判書兼知義禁府事五衛都摠府都摠管公神姿豐秀中心樂易孝友出於天性養親極其誠敬居喪幾至滅性與昆弟湛樂以及宗黨不事

家人產業而輕財振窮如恐不及自有旀常之典益
加謙抑常若羞耻未常以勳貴自居丙丁以後尤不
喜祿位寓居白馬江上累歲優游夫人晋州姜氏參
奉伯龍之女也無子以族子時亂爲後時亂生一男
一女男世胄今爲縣監女適李敏著男羲佐女適宋
徵緯者世胄出也女適朴弼仁者李敏著出也內外
孫曾十數人姜夫人卽頤命外曾王母之妹也壽過
大耋頤命幼時常拜于其第屋宇蕭條僮僕鮮少亦
可以追想公儉約之風也　國制功臣雖位不及正
卿亦許賜諡況公潛德之可記者如此宜受嘉名謹

因其家狀撰次如右呈于太常以請易名之典

贈兵曹判書坡寧君尹公諡狀

公諱廷俊字秀伯坡平之尹國之大姓始祖莘達佐麗祖統合三韓其後瓘開拓朔方勒石先春嶺入我朝有坡平府院君璠 貞熹王后之考也高祖諱汝弼靖國功臣坡原府院君 章敬王后之考曾祖諱任議政府左贊成 贈領議政祖與仁武科正郎乙巳父子俱被禍考諱瓊同知中樞府事妣李氏宗室明松守藝之女也公以同知公弟諱璲之子過房所生母生員柳璜之女也公身長九尺狀貌魁偉愛人

好士所與交多豪俠氣義之士如金將軍應河朴豐川榮臣最相好中 宣廟戊申武科薦拜宣傳官朴承宗父子稱有世誼要相見公曰我禍家子心常恐懼朴公權勢方盛固知趨附可得好官其如後患何仕滿承宗處以軍銜鰲城李文忠之北遷也有戀闕歌曲公曰使歌姬唱之或自歌悲咤慷慨旅人爲爾瞻客者責於酒席曰君何敢唱此曲公曰君知廣昌我慕鰲城又命歌之丙辰陞通政階戊午出守碧潼深河之役運芻粮渡遼在後不及於敗居官廉謹仁愛忤監司朴燁解官歸鄉里絶迹都下癸亥反正

後復除瓮津縣令甲子西帥适舉兵反公聞變發縣兵赴巡察使副元帥李守一以公爲中營將令與豐川府使朴榮臣守馬灘左營將平山府使李廓來歧灘要與合兵公以爲馬灘最要害不可棄往復再三廓怒强之公惡臨難相違貳與榮臣握手誓曰吾輩惟有一死而已屈意從之賊果晨渡馬灘襲其不意軍未成廓鳴金脫身走諸軍潰亂左防禦使李重老赴水死右防禦使李聖符及諸將李師朱權浩源等皆死於賊鋒公與朴公被執适與明璉據胡床叱曰汝以孤軍敢拒我耶今貸汝命汝敢不從公與朴公

大聲曰大義所在衆寡何論吾何可從汝汝其速殺
兵多者叛逆勢弱者投降君臣之義安在汝以武夫
受　國厚恩府院君副元帥於汝不足乎何故反耶
明璉厲聲曰俘虜敢爾唐突公又大聲曰明璉文化
水軍位至巡邊於汝極矣敢負　國乎我是世祿之
臣忍拜賊竪乎公言方奮於口而賊刃已斷右臂矣
朴公見之瞋目大聲曰逆賊旣負　國恩又殺義士
蒼天在上敢若是乎适不甚怒而其黨李守白奇益
獻初喜得二公見其不屈乃與明璉力勸殺之二公
遂遇害而怒罵猶不絶聲公奴玦有膽力公愛之常

自隨玦見公死以公所騎馬托龕津官人曰吾有此馬足以逃生我公至此吾何忍獨活須以此馬歸納于夫人乃痛哭投水死夫人　王子敬寧君四代孫仲慶女也自龕津來收公尸至京白其死節於朝堂龕之人士亦上章頌其烈　朝廷命贈公兵曹叅判坡寧君遣宮致祭　賜葬需復其家公死時年四十五歸葬于高陽香洞先塋之側公死後十年李防禦重老之子文雄兄弟朴豐川之子之屏兄弟手斬守白於都城中持其首詣　闕自請罪夫人聞之日備酒食躬饋兩家子於獄門之外待之如親戚公無子

以族子隮爲後隮嘗錄原從勳加　贈公兵曹判書
隮官止判官生四男二女之憲之翰之翊持平之贇
縣令女適大司憲金益炅任董公側室男陞折衝女
適金汝俊内外孫曾並數十人　孝廟時因筵臣言
命棹楔公之門金川士民立祠於戰地祀公及死事
諸公今　上辛卯賜額忠愍之贇詣於　駕前曰
國家於死節之臣無不贈謚臣祖尚未易名乞蒙盛
典　上下禮曹覆議禮官金鎭圭以爲尹某忠烈卓
然不必因其子孫之言而加　恩又不容覆議今宜
不拘生時官秩特　賜嘉名以存樹風聲入侍大臣

亦請之 上特命並與朴榮臣贈諡 國家之前後奬美公者可謂盛矣嗚呼若公之殺身成仁至死不屈雖顔平原之烈何以加此觀公平日所慕悦所避遠者亦可以知公之蓄積素然熊魚取舍其辨之也早矣豈可與一時慷慨就死者同日而論哉此 聖朝所以有格外之恩也顧命與之贇兄弟連姻相厚早聞公遺烈甚詳謹撫趙文孝公翼所爲碑文撰次爲狀敬告于太常以請節惠之典

贈兵曹判書朴公諡狀

公諱榮臣字仁輔密陽之朴出自新羅赫居世高麗

有四門進士元世有簪纓入 本朝有漢城府判尹允林祖諱虎武科司果以勇力聞考諱宗男以 宣廟朝武將討叛胡尼湯介有功官至承旨後 贈叅判妣完山李氏郡守世俊之女公生而有至行叅判公嘗有疾公斫指進血乃甦及長雄勇絶人與金將軍應河尹坡寧廷俊結交皆一時忠義之士也擢乙亥武科由宣傳官出監熊川海濵經亂久未蘇公竭心勞來本道屢以績最聞光海以叅判公嘗有扈從之勞追封勳爵公倒陞通政階然公傷時昏亂視功名若浼焉及 西宮幽閉益扼腕憤痛輒正言不顧

意氣若傍無人者同里有賊臣韓希吉其子認將赴郡其徒會餞而邀公公辭以無馬又送馬固請公至則認等皆以鄭沆之守喬桐相賀爲得人盖永昌方囚在島中沆可以承主意而潛殺之也公乃奮罵曰爲此不忍爲其若後史何認等言于爾瞻卽竄公于渭原兇黨又言置勇士於近胡之地恐生變遂移珍島人皆代怖公恬然不以爲戚癸亥 仁廟改玉公誤聞光海死痛泣不已人或笑之公曰昔嘗臣事何得不然以五衛將 召還卽拜慶源府使公辭曰光海時臣之陞資以臣父錄勳今父勳旣罷臣資當還

且臣十年離母不忍復遠去西日己迫願乞終養
上使授近邑得淮陽 上猶以爲遠改拜豐川公得
遂榮養 異數也西路困於毛營民不堪命公方便
接應邑蘇民安甲子西帥适擧兵叛其勢猖獗莫有
嬰其鋒者道臣蒼黃罔措不以公分隷戰陣公慨然
揮涕願得效死道臣始令公守馬灘旋又促召公欲
與同入山城公謂馬灘不守賊當直擣都城不聽乃
與中營將尹廷俊固守灘路左營將李廓陣岐灘要
與合兵公以爲馬灘最要害地不可棄往復數三廓
怒强之公與尹公握手泣誓曰吾等有死而已屈意

從之賊果晨渡馬灘襲官軍未成列鄜邊鳴金而走軍遂潰左防禦使李重老赴水死右防禦使李聖符及諸將李師朱權浩源等死於賊鄜匿於巖石間公獨倚岸射殺賊甚多及矢盡弓折遂與尹公同被執至賊陣适與明璉踞胡床叱曰汝以孤軍敢拒我耶吾貸汝死汝安敢不從公大聲曰大義所在衆寡何論兵多者叛逆勢弱者投降君臣之義安在汝以武夫受 國厚恩府院君副元帥於汝不足乎何故反也适素服公勇力必欲與同事誘脅公萬端公又大聲曰适明璉何不速殺我我終不汝從尹公亦奮口

罵賊賊先斫其臂公又瞋目大罵曰适賊旣負國
恩又殺我義士蒼天在上敢若是乎适猶不甚怒而
其將李守白乃曰此人著節昏朝素稱剛直終不可
爲吾用不殺有後患遂以鞭棍亂捶公肩背舌根吐
出以刀斷之以石拉齒公猶罵不絶口守白大怒因
斷其頭是二月初六日也适直犯京城爲官軍所敗
守白斬适頭以獻　朝廷貸其死其後甲戌公子之
屛之垣之藩之墉與李重老子文雄文偉共殺守白
於都城中持其首詣　闕自請罪　仁廟略施擅殺
之罰公死時年四十七以其年四月葬于楊州金村

公娶廣州李氏廣南君光岳之女四男長僉知次僉使次縣令李兵使女婿郡守李文柱側出男之閫內外孫曾多不盡録公初 贈官刑曹參議 孝廟時以筵臣大臣言加 贈兵曹參判又 命旌其閭金川士民立祠於戰地並祀死事諸公今 上三十七年賜額忠愍尹公之孫以其祖尚未蒙易名之典訴於 駕前禮官金鎭圭以爲此不可待其子孫之言而加 恩又不容覆議大臣亦請之 上特命並與公 贈謚又加 贈兵曹判書 聖朝前後崇報之典至此無遺憾矣其大有裨於世教者豈但爲二公

之榮耀也嗚呼士平居講聖訓說大義若可以殺身
成仁或多臨急恟懼以敗其身名者若公以將家子
固未嘗服力詩書研窮義理盖其仁義之性不失其
天賦但知天地間惟有父子君臣之倫而已不然何
其所成就如是其卓絶也噫金墉之變雖謟天使公
斂跡緘口則何有十年瘴海之厄封豕之勢雖莫遏
使公不自請戰則必無骨碎身糜之慘而其所以憤
不顧身捐生殉國常恐或失其時如不可及者是豈
勉强而能計較而成也卒能功植倫常義塞宇宙嗟
乎烈矣豈不誠大丈夫哉從古偷生舍義之倫聞公

之風眞可媿死矣公之曾孫尚玄諸人始請狀于金
尚書鎭圭文未成而金公逝今又來請于頤命曰公
嘗與金公同請諡於 筵席又爲尹公之狀矣不可
以與成其狀乎頤命不能辭謹撮其家狀撰次如右
並告于太常

疎齋集卷之十六目録

行狀

竦齋集卷之十六

行狀

先考竹西府君行狀

本貫完山系出　璿源

曾祖考諱克綱　贈崇政大夫議政府左贊成行通訓大夫奉常寺僉正妣　贈貞敬夫人溫陽鄭氏

祖考諱綏祿　贈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領議政行通政大夫驪州牧使妣　贈貞敬夫人鎭川宋氏

考諱正輿 贈嘉善大夫吏曹參判成均生
員妣 贈貞夫人坡平尹氏
生考諱敬輿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領
議政 贈諡文貞公妣 贈貞敬夫人海
平尹氏妣貞敬夫人豐川任氏
府君諱敏迪字惠仲一字啓仲號竹西我 世宗莊
憲大王八代孫也 世宗第十三子密城君諱琛聰
明特達實有維城之望首摠宿衛兵後策佐理勳生
雲山君諱誠趾美宗英策靖國勳雲山生匡城正諱
銓匡城生廣原君諱耉壽宗爵訖矣廣原生僉正公

郎府君曾祖也力學登文科嚴宗法忤大官不達遺
慶於後人牧使公號東皐嘗以文章節行有名於
穆陵之世晩値昏亂自放於麯蘖悲憤激烈慨然有
懷沙之志淸陰金文正公銘其墓文貞公號白江以
經術德業相 仁孝兩朝其言行出處具在尤齋宋
公所撰墓碑淸名大節士林至今爲之楷範焉文貞
公初娶尹夫人領議政承勳之女早卒未育以孝旌
閭再娶任夫人別坐景莘之女和順淑哲梱範甚備
敎子孫以禮以 天啓乙丑十月二十八日申時生
府君於亭爲第二文貞公有季曰成均生員號鑪隱

高才懿行多爲長德所稱不幸早世無嗣配尹夫人
大司諫煌之女端莊明惠有古女士之風而窮獨無
依文貞公每傷痛之及府君之生卽命子之常與尹
夫人同居共爨以待其成立府君生有異質夙慧異
凡兒神彩照朗文貞公大奇愛之學語而授字記性
絶人聰明日發未幾不煩口授能自屬字成讀自六
歲受書嗜若芻豢無待勸課七歲任夫人有危疾府
君憂形於色或終夜不寐不離枕邊者數月八歲與
兄弟宗黨同學于外作五七言句時有驚人語同學
有喜紛拏者府君乃立先聖位於壁上與同學朝夕

瞻拜約曰吾輩有言動非禮者告我先聖必加責罰兒時嬉戲多類此矣癸酉文貞公出按湖南巡行列邑常以府君同載轎路中忽有人投石中轎前導索之府君請勿追曰按廉之行車徒甚盛若非病狂人必不敢當道投石及索之果如府君言丙子虜變一家避兵于海島府君未及成童而倉卒顛沛事多詳謹一行皆歎異之丁丑文貞公又按嶺南訪旅軒張公於仁同釁舍府君隨往隅侍旅軒見府君舉止不凡謂文貞公曰此郞後當爲名世人贈詩稱揚府君十二三文詞日富經學已熟所著詩文一出人多未

識而相傳誦旁及歷代沿革地理人物無不貫穿
卜筮醫藥之類亦通其大旨嘗受中庸於内舅石湖
尹公指問疑難闡發奥義尹公辭而不授曰我反可
學何敢爲爾師文貞公雖奇愛府君嫌其早成而英
氣少露深加訓勅勉之以謹勤和緩府君服膺不忘
猛省力變數年之間厚重和順之氣達於面貌羣居
少言語端嚴有儀度宗黨莫不嚴憚不敢以年少易
之有時承命幹蠱必稱親意桀黠奴亦畏慴革面戊
寅委禽于芝所黃公之門東淮申公翊聖尚氣少許
可人一見府君謂芝所公曰李郎雖郎令作相必辦

庚辰文貞公襄年丁內艱府君入則扶侍苫凷出則幹理喪祭竭誠焦勞觀者感其誠辛巳芝所黃公以宗周之義被奇禍於虜人老親在堂宗黨鮮少府君委曲經紀悉心保護老稚得全喪葬無憾友婿申公炅亦曰李友弱年能當大事其急難之義人亦不及壬午賊臣李烓訐告文貞公及數三名公於虜人曰不書崇德年號意在 南朝虜遣使執之禍機甚急仁廟密 賜金使本家行賂緩禍府君又丐貸公私星夜疾馳見降虜命壽於龍灣開諭事理辨析甚明虜意亦少解尚書申公最嘗語不肖等曰壬午吾亦

以先君事同時在灣鄭虜哮吻方甚諸遭難家子弟惴惴罔措自尊先公一見鄭虜之後諸家子弟若將有所恃鄭虜亦語人曰李四宰家子年雖少難矣先公年未弱冠而見服於殊俗已如此矣是後文貞公又有南冠之厄伯父以質隨往府君獨在家外而接濟瀋館內而奉二親教諸弟門内恃以爲安乙酉文貞公論建　儲事初竄海島復移北邊府君六七年間雖奔走南北備嘗險艱而侍奉之餘不廢學業德器日成令譽著聞先輩有名德者一見輒傾嚮蔚然有公輔之望而文貞公期待亦深世以爲父子知己

云丙戌以文貞公命始赴擧中司馬試二等自是屢
中解額高等科製一出爭相傳觀及其數屈於會闈
人莫不嗟惜文貞公亦深歎其遲晩而府君益自勤
苦經史不以得失衡於心也近世程式之文日就陳
腐府君獨脫棄陋習一取典雅尤用力於對策醇深
切實未嘗爲無用之空言人或疑其違俗而不中選
亦不之變也久則一時爲擧業者靡然從之欲效而
不能焉乙未　朝廷選授　世子翊衛司洗馬丙申
秋庭對正心窒慾求言育才之策擢文科別試第一
人其篇末曰昔楚子有言曰晉侯在外而果得晉國

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僞盡知之矣豈非天將
降任於是人必使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也　殿
下在外亦十年矣海都之危迫何如蒲狄遼野之淹
恤何如齊楚雖天祚大東亦悔厥心秦馬有角楚關
復開而十年異地萬里沙磧笳鼓凝情山河愴目親
隨戎馬之驅馳限看天地之崩裂其所動心忍性豈
但晉侯之艱難而止哉　殿下嘗位東宮　先王授
以精一之訓　先王之意豈不欲　殿下正心而崇
儉以修厥身豈不欲　殿下求言而育才以治邦家
也又豈不以　殿下親經險阻動心忍性必能精一

執中以成吾志而付艱大之業授心法之傳也嗚呼天之使 殿下動心者將以降大任也 先王之所以教 殿下者將以基無疆也伏惟念皇天之付畀追 先王之遺教惟精惟一以終成 寧考之志臣不勝大願 孝宗大王覽其對策謂考官大臣曰李某對策不但文理通暢讀之令人有感動之意眞經濟之文也卽拜禮曹佐郞冬移兵曹俄拜司憲府持平辭遞丁酉拜直講又移持平與同僚啓請蠲免逋欠褒勸良吏勿許賤吏之納布以除偏苦之弊又以虹變上劄極論推刷之失信賑政之當講及緩刑納

諫等事未復陳戒曰凡此四者雖非奇謀異筭可濟
時艱而實本於保民之意或補於修省之道幸勿以
卑近而忽之抑臣等於此又有感焉孟子曰保民以
王莫之能禦誠哉是言也考跡前史以徵興衰漢必
有文景之富庶然後能開四百之業唐必有貞觀之
太平然後能享三百之祚秦雖强而止於二世隋莫
富而亡於煬帝此無他以無保民之政也洪惟 本
朝列聖休養至我 先王深仁厚澤覆冒東土雖三
罹大亂而終有今日善繼之責豈不在於 聖上乎
臣等竊觀 殿下乘積弱之勢奮有爲之志每欲足

兵豐財以致富强故羣臣妄窺 上意各衒私智投合之論紛然競起皆曰我善治兵我善理財而曾不顧弊及於民而終害於國可勝歎哉嗚呼兵不可不足而制之失道則或生不戢之患財不可不豐而聚之太急則或致民散之患伏願深思大計以保民爲主而毋急目前之效以傷邦本也雖然保民之政又不可他求必人主講學而明理修身而化國毋使一毫私意參錯於其間然後乃可擴惻隱之端而行不忍之政此非難知而只在難行亦願 聖明尤加意焉 上嘉納之又因辭疏請務修實德尤拳拳於功

利之弊矣時　上銳意圖治功利之說因緣競進故
府君深憂之輒陳戒於　上其後有萬壽殿外墻之
役乃啓請停役曰臣再昨偶從　闕下望見西墻之
役目擊而心驚私竊以爲灾異之慘極於今日此宜
君臣上下攺心省己夙夜祗懼以承天戒而土木之
役適當斯時此雖出於　聖上孝思不以儉親之至
意而去年今年虹變無異而或罷或仍擧措不同於
此亦可見　聖心或怠於去年天變漸至於不足畏
也此心操舍之間天地神明豈不降監耶然此則既
無新增工將告訖不但成事之諫無益於既往臣子

之情亦欲速完大役以奉　聖母稍正宮寢之儀少安　三朝之意而至於西苑之繼作於今日則决非其時地勢旣高功役不細瞻聆所及莫不駭歎人心之所未安卽天意之所不順也仰覩則天方震警俯察則民阽飢餓正於此時忽見役夫蔽山呼耶動地長墻繚繞包絡一嶺則上天監臨必不曰敬我之怒下民視聽必不曰恤我之死似此擧措氣象豈曰恐懼之道而恫瘝之意也雖朝臣仰體　上意或諒其不得已之實其在黎庶觀瞻遠外聽聞果以爲如何也今者僧徒皆集板築方始人或以爲前功可惜大

衆難散雖然既有非常之變則必有變常之舉然後
乃可以少塞上下之望須於此等事難斷處夬決庶
盡恐懼之實區區小故似不足論矣 上不從仍命
舉其役府君啓曰令者一邊論事一邊與役數百年
祖宗故事緣臣始廢況 聖教一下將爲成憲則自
今 朝廷雖有闕失大於此者臺閣之臣將無以救
正而不得有無於朝政終至於墜 先王不忒之典
啓後來無窮之弊只此一事不可抗顔於臺席尋以
他事遞拜兵曹正郎移正言五月選入玉堂爲副修
撰屢拜正言校理獻納俱以親病辭不就八月丁文

貞公憂己亥終制十一月拜吏曹佐郎時同春宋文
正公爲判書語人曰李君人望所屬今以爲郎得與
共事吾亦爲榮府君獨持淸裁痛絶私徑官方一淸
士論歸之庚子夏兼校書館校理秋兼春秋與修
孝宗實錄移拜副修撰自是五六年來雖間移他職
多在 經幄是時 顯宗大王長在未豫中久廢經
筵且飢饉荐仍災異疊見冗兵坐食國計虛耗征利
多門民生日悴府君慨然憂歎必欲 上奮發振勵
留心典學克謹天戒圖革弊政每因災異及遇事可
言者輒極言竭論前後章劄凡十數上其論 聖學

曰臣等請以治病講學合爲一事如古人所謂內修外攘合爲一事且醫家之論病固在於血脉榮衛之間而未甞不歸重於一心夫人心至動而難馭至變而難定出入操舍頃刻萬端焦火凝氷隨遇迭至心苟靡定天官失職則雖和扁之術砭藥交奏必無其效矣 殿下常在末豫之中一室之外無所動作血氣之底滯心志之拂亂理所必至臣等以爲疾病之作亦由於此也何者心者身之主也志者氣之帥也心志旣能竪立而不放則形骸堅固而血氣自强矣堅固自强則可以耐煩勞而不爲病矣至於風寒之

易侵雖若無與於此而深居不出不能節適宣泰則內生湮鬱而外召陰邪故古語曰洞房深宮寒熱之媒也子產論晉侯之疾亦曰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不使有所壅閉湫底此誠至言也嗚呼古昔聖王亦豈不知安逸之爲樂勤勞之爲病也然而不敢自暇以宴安爲鴆毒者誠以治亂存亡之判於此故也周公無逸之書惓惓於成王至以享國之久速歷年之長短皆歸於逸與無逸其意至深遠矣 殿下誠以此自省於 聖躬其近於逸乎近於無逸乎 殿下若

能淸心寡慾不使血氣之私侵撓本原頻接臣僚簡其禮貌咨詢時政商確經史以發舒心神開暢幽鬱則
聖躬之違豫未必不頓然差減矣或以梳洗衣冠之節爲慮此則大有不然者夫人之座表盎却之郞署之直文帝過之古之君臣其親如此光武岸幘豪傑歸心子陽陛戟識以井蛙豈不以開心見誠勝於修飾邊幅耶且君臣猶父子子侍父疾父豈拘於梳洗小節耶
聖明不必以此久廢引接也其論田庄山海之弊曰諸宮家各衙門亡國之權輿也諸軍府各專旗鼓將士器械之供固不可無財然其各占

封疆擅稅山海幸良皆歸成一遞藪軍額之日縮良民之偏苦式由於此土既自擅民又自占外方州縣無處不然此何規模也臣等愚意不若朝廷分割公賦使之贍用屯田盡歸之地部民戶盡歸之本邑則民是王民地爲王土平施公役良民少紓矣且山海之利桑孔輩取之以籠天下之貨而毒遍宇縣幾不免秦纊然猶曰軍國所需以助大農我國則沿海數千里高山巨藪盡屬於私室封略區晝有同錫土此又何也諸宮家皆國家至親親愛之至欲其富貴此固理也然人主受祖宗付畀爲億兆父母則

名山巨藪擅歸私門此非付畀之意也海夫山戶流
遁失業亦豈父母之道也如海夫山戶初無定居雖
失其業亦可轉而之他至於農民所恃而爲命者只
百畝而已旁侵橫略日漸呑噬田賫日奪轉爲溝瘠
哀我民斯何所控訴竊覩諸宮家崇臺珍館恣意所
好六七貴介稱此以求奪良放利雖環以千里亦有
不足矣諸宮家既然矣士大夫效之士大夫既然矣
土豪效之自 國家至親猶以爲越法招怨况臣子
何人乃敢恣意逞慾無所顧忌耶亦願 聖明斷以
古義裁以王法明教有司不問 手教有無不論宮

戚親疎凡以柴場盐盆漁箭前所立案者一切革罷設庄之處亦令一一查處曾所耕墾者一切還給士大夫士豪所占申明諸道以法嚴禁一洗百年病民之巨蠹其論良役曰良民之役其所苦歇或相倍蓰一人逃役禍延百室俱居王土均是王民而或安居田里或蕩盡家産此不均之害也歇者僅存苦者漸散或及於一族之一族又及於切隣之切隣此隣族之害也二害不除則窮餓水火又兼倒懸侵肌及骨剜肉補瘡剝割之慘所不忍言持此不變則雖禹舜在上亦無以爲治先正臣李珥嘗論此事至爲痛切

又其經畫皆有條理舉而行之一變弊政則時雨之化遠近鼓舞矣其論兵制曰古今制兵莫善於番上莫不善於長征李泌之言府兵杜牧之原十六衛其爲說最爲詳備而唐季之神策魏博之牙卒已事之徵今實可監夫兵者國之蠹也古語云興師十萬日費萬金方今轂下宿兵不下萬人十日之費卽十萬人一日之費也以區區稅入之數應百萬人之費者一歲而三四焉國用安得不竭民生安得不困由今之道無所變改則不出數年國不爲國矣都監聚訓意非偶然臣等亦知猝難罷散而至於善處之道則

不可不急講也前日有闕勿補之 教實爲遠圖若
因此漸消於不知之中只存初設時舊額則國力可
以少紓矣仍爲團束騎正兵之制使之訓鍊宿衛優
恤廩施一如御營之規則自可以坐具精卒數萬其
視竭膏血以養數千豈不功利相萬耶 朝廷之所
以重施此擧者亦以繇使無人變通無地故也然官
奴蒼頭自古爲徒役之卒今若以司贍奴婢應役京
上一如 祖宗時則此可以備繇使矣訓局旣存舊
額御營與京上軍又各自爲一軍則居然南北軍之
制寬民壯國庶可兩得矣且軍資別倉之制在於法

與　國家必欲養兵而患其無具則何不自今春盡
罷諸宮家各衙門鹽盆魚箭船隻自官收稅以資軍
國之用耶若其法制則必須寬立條約俾民無怨道
臣句管度支摠領略如劉晏故事此在一號令之間
矣其他敬天怒求人材嚴宮禁杜私逕崇節儉省浮
費開言路立紀綱擇用刑官久任臺閣等說亦縷縷
數千言不可殫述又嘗請對勸　上頻接儒臣討論
經史時召宰執講究賑政亟　下哀痛之教宣布德
意愼簡字牧之任安集流民身役之當徵者羅穀之
催捧者並令蠲停御營軍上番者砲保陞戶者亦許

罷遣 上頗欲採用而爲廟堂所格乃上章申請曰
諸司積儲尚有餘財而赤子塡壑良役最哀故請先
減軍布於被灾地方且恤灾莫先於省費省費最大
於軍食故請姑停御營軍之今歲上番且十分收糴
豐歲之民猶且怨咨則値此大侵根本之地尤宜先
恤故請半減江都南漢之還上其他仰陳亦附於救
飢恤民之意而瞽言無當動違廊廟之成筭淺識拘
跱又昧 朝家之事務空疎之實隨處生疣自顧醜
烝惶恐無地然今日民事亦到百尺竿上百萬生靈
嗷嗷朝夕賦不可不蠲役不可不休而主兵者惟務

張軍掌財者每存恤費大小利害一切報罷今若別
有奇謀異計默運幾先自可以鎭國撫民則臣所未
窺若其規模措畫固無先定而玩歲愒日以僥倖目
前之無事則臣恐後時呴沫無及於枯魚矣況飢饉
盜賊理所必至綠林黃巾之憂凜凜在人眼中又豈
可直以無可奈何而置之越視也舊例儒臣入直
禁中讀書史有可以監戒於君上者輒書進名爲玉
堂故事至是久仍廢弛府君議于館僚曰　主上長
在沉綿中未易親近典籍　經筵官久未入侍不可
全無所事今日一分補益之道惟在於是乃採先賢

格言前代美政及事與時政相近者諷議得失反復開陳殆無虛日八月爲尹夫人陳情乞郡 上下其疏吏曹覆啓曰侍從中雍容文學之士如李某者誠難易得一未侍講遽爾外補甚爲可惜請勿許之已而 上特除雲峰縣監大臣啓於 筵中曰李某以年少有才望之人今遽補外物情皆以爲未安 聖上錫類之仁羣下孰不欽歎而某之所生母方在其兄某永柔縣任所與雲峰道里絕遠顧其情理亦甚悶迫曾在 仁祖朝其父故相臣某爲母乞郡 仁祖大王不許出外特賜米豆前事可見今日政體恐

不當如是矣 上卽命留之其後府君屢上章申乞情彌切而語逾懇㝡後該曹請補一邑以副至情上特賜米豆而不許府君進箋謝 恩曰念昔先臣爲親而祈恩亦蒙 聖祖仍職而加賜千萬蓼莪之外前後同榮四十餘年之間父子異數府君雖蒙眷遇不離 禁闥以竟失便養之願爲終身之至恨冬移校理兼南學敎授辛丑正月有星變以測候官直宿觀象府君以未解甘石之術而被此選亦非應天以實之道上章辭仍請 上推廣善政以應天灾又擧朱子去私意之說陳戒曰 聖明受 祖宗之

托爲億萬之主其所付畀亦不細矣旣有私人又有私財是何自狹少也有私人有私財則 聖心之發必不能一出於天理由是宮府不能一體內外判爲異塗政闕宮掖則私有以撓之事係親愛則私有以護之姻戚交聯 禁闈不嚴宮奴四縱細民呼寃僕御醫技互緣旁蹊中臣內隷或司耳目日往月來侵淫蠹蝕使 殿下之德業日隳紀綱漸壞讒言日遂諂佞日進隨時隨處無不爲害以至圖政用人應事接物之地又未能一出於正大光明之域臣誠私心憂懣以爲今日之天災荐臻民愁兵愁一至此極者

或由於未打此關天理人欲互爭陰陽之致也祔廟都監設拜都廳三月以暗行御史廉察湖西右道兼管賑政數月而還以便宜發統營租累千石啓聞待罪巡檢州縣出入村閭轉移穀物參量多寡區畫賑事極有條理官吏盡心路無捐瘠良民公賤之偏苦而流散者諸宮家各衙門之征利而害民者一一歸啓備陳通變之宜而　朝廷不能用褒良吏數人去其尤無良者四五人按劾沔川郡守李善基爲權貴動民築堰之罪始凶人許積久長度支實敎善基爲已築堰及府君按其事金吾亦爲積游辭謾

上事不窮竟府君上章論其羣比蒙蔽之狀積怨之
欲害而無他計乃上疏曰先輩長者亦多築堰者又
揚言於搢紳間曰白江曾有是事府君再上章申辨
曰人臣事君所奉者公法所恃者公議受　命廉問
隨事直陳本亦何罪而橫爲巨室所醜詆公肆飛語
誣及泉壤世道至此實古人之所未聞臣父受恩
兩朝致位三事其立身本末自可不誣家素清貧未
嘗有尺寸海堰同朝所知可證神明且田土旣不可
掩藏懷袖則地必有處而築必有時耳目自不可蔽
公言自不可遏昭森者在上其忍爲是耶伏念先臣

曾忝保傅之任久列大臣之後若使橫受黷閭抱誣於泉下而不一明白以定虛實之歸則亦恐非聖朝待舊弼之義也是非之公一線尙存臣則恃此而已今臣至痛在心誣寃未釋亦何可抗顔朝班乎時積方柄用 朝廷不爲別白夏兼漢學教授屢拜獻納修撰吏曹正郎以情事未伸俱不就冬陞副應教刑曹判書趙珩有顚錯之失 上特命刑推與同僚上劄引賈誼堂陛之喩請停其刑論諫官之請全釋趙珩者 上從之壬寅春旱甚又與同僚上劄論時弊大略更申前日之意而尤以上下恬嬉優柔不斷

爲當時之痼弊且論一時饕餮之弊曰司寇之刀鋸
不礪而阿墨之不別久矣搢紳之廉隅掃地各自封
殖無復忌憚或憑公營私或防納牟利或肆奪民田
或分利富商歧逕多端陰秘莫測如是而尚責士夫
之風節乎由是俗流靡靡饕餮競馳一室之富百家
失業民生困苦職由於此也四月入對 上前請極
擇刑官而久任其職切禁朝官章服外用采段非土
物者痛革侈習 上命爲著令又言外方刑獄多滯
請遣近侍別行審理兩南人才府庫西北亦多武力
之士而近日在朝者率多京華之人宜收用外方人

才以廣用人之路各衙門買販息利之事一切禁斷以除侵徵之弊內需司印信及內獄一併革罷無長其專斷之習夏都城癘疫大熾請設癘祭多送覆盖之物於病坊以庇風雨顧恤宰臣侍從之死於疫者秋拜司諫入對請速行量田曰今日 國家只當以正經界爲心不可以多得結數爲務也又請常平依古貴出賤取之法發賣儲粟以濟都內之飢又請依法典減諸宫家免稅結數 上採納之減免稅爲五百結時洪公命夏居東銓又其兄子重普新長西銓府君以爲政權之萃於一家古今所戒父子對掌兩

銓亦係異日之慮啓遞西銓又請革罷宮家之折受山海曰山林川澤乃有國之寶而虞衡之官所掌者也自前代恩澤之封未聞有以山海之利畀諸私家者逮我　國家宮戚之賜亦未有包絡山海之地而爲其田業者式至今日山澤之爲宮家折受不知其幾處典章一壞分制易隳將至於國不爲國矣吾東邦域固爲褊少雖間曠山澤若以十里五里之大而劃與宮家便作永業則私門之勢益張而公家之地日蹙況萬世　國基毓斯慶繁而此例已開競相踵襲則顧將又如之何哉　列聖以來恩澤慈睦非不

周至而二百餘年不開此路者夫豈不爲之深長慮
而然哉國制有定恩典有限濫冒之弊不可長也
上不從八月與同僚詣闕請對上以微感不許
引見乃啓曰臣等竊見聖上講筵久停引接罕濶
聖德無望成就羣情不能宣達言路杜塞紀綱凌夷
私意公行民生困悴區區憂愛之誠無所不至思欲
一瞻淸光以盡所懷宿戒豫思敢請入對矣伏承
聖教以微感不得引見臣等未知玉候違和輕重
之如何而第念君臣猶父子也雖在調攝之中卧內
延訪亦何所不可臣等雖微官以諫各所欲陳者皆

國家事咫尺 閶闔瞻望彷徨而終不得進見諰諰
聲色不在於峻斥深拒只此擧措足以拒人於千里
之外此雖由於臣等才識庸陋誠意淺薄以致 聖
上之輕視獨不念重臺閣開言路之地乎臣等將何
顔面仍冒諫職乎 上特下嚴旨府君再啓引罪
上以一事再避曾有勿納之例命還給其後 上繼
下未安之教府君連日引避仍戒 上威怒之太遽
曰昔宋富弼告于英宗曰天子亦有怒焉出九師伐
四夷否則陳斧鉞以誅大臣今日陛下之怒不爲常
事也必以臣等有大過惡可怒者何不誅臣以謝天

下令 聖上罪臣等三四人有何可怒於天地之量
而聲色之震乃至於此乎喜怒之際四方之所窺測
也臣等亦竊爲 聖明惜之凡五六啓言益切 上
意稍解府君又以未赴 召命引避當遞 上特命
勿遞居數日 召見諫官府君進曰臣等作事狂妄
屢承 嚴敎蹙伏私室恭俟鈇鉞 聖度包容令賜
引接不勝惶恐臣等所欲陳者無他 聖上深居九
重罕接臣僚羣情鬱抑上下阻隔事務積滞百度解
弛加以講筵久停 聖學無望成就區區之心可勝
憂懣自古論人君之先務不過曰講學以明理如拓

跋魏夷狄之君何足道也而亦有開卷有益之說況
今日羣臣所望於　聖明者益復如何耶伏聞　祖
宗朝一月之間朝叅者四又有輪對常叅則不限數
一日之內有朝晝夕講間以召對至於承旨則無時
入侍政院日記中所謂某承旨以某司言啓者即該
房承旨各持所管諸司公事入侍啓達之規也其一
日之間大小之臣無時不接可見矣此後世之所以
不及也況今國勢危弱百弊俱興雖　君臣上下夙
宵講究猶懼其不濟而　聖上無復振作奮厲之意
今日之憂孰大於此必須堅定　聖志一變前習而

後百亭可做矣府君敷奏明允辭意懇到　上和氣傾聽特命自今視事依例取稟九月　上將展謁諸陵府君與同僚上劄曰　聖上涓選剛辰展謁陵寢既慰喬山霜露之感且省田野稼穡之艱六飛清暇萬姓縱觀臣子之心曷勝喜幸恭惟我　太祖大王櫛沐風雨以創大業　文宗大王好文守成以承丕烈　宣祖大王儉家勤邦光濟中興　孝宗大王嚴恭自度不敢荒寧奮發大志圖恢盛績今者　聖上瞻拜　四陵怵惕悽愴之餘慨然僾然實若　祖考照臨于上念昔時創守之惟艱思今日繼述之

匪易兢業祗畏日愼一日自有不能已者以此存心則羹墻對越 聖孝日光而保國興邦亦不在他求矣然此心之微衆慾攻之苟非卓然自立剛健不息則聲色貨利奇技淫巧雜然并進而未有不侵淫蠹蝕者惟講劘義理之學可以明此心惟親近賢士大夫可以養此心惟樂聞逆耳之言可以維持此心誠於此三者交致其力則 聖心淡然羣邪退聽天德王道亦從此而皆臻其極矣昔我 太祖大王開國之初首命大司成劉敬內司舍人柳觀更日入直進講大學衍義又 教中外曰事有關於治體陳之無

隱于悉用之 聖人首出創業垂統爲大計於子孫者如此自是厥後 聖神相承垂三百年而其典學之篤終始不懈君臣之間引接無時諫諍之言聽納如流則前後一揆自是 聖朝家法亦豈非今日繼述之大事也試以言路言之海西宫庄之事憲臣論執已久臣等亦且面達而 聖上尚今持難若以親愛而有所私護則非羣臣之所望於 聖明也士大夫稍爲謹勑者亦不以相訟田民自汚其身況堂堂 聖朝方制數千里而豈與貧民丐隷訟尺寸之地而自損其重哉 聖上受 祖宗付托爲生民父母一

夫一婦皆 殿下袵哺之赤子暑雨祁寒亦有怨咨疾痛痾癢皆欲赴訴今乃爲一二宮家不恤數千生靈奪其所食而絕其生理則無告之民更復何望昔太祖朝裵克廉請加賜 王子田土 太祖大王從容語潛邸時事曰本科百結亦不至飢寒若又加賜則人必謂予私己子也況田土有限豈可濫及終不許之 太祖之教所以爲無窮計也至於盐盆魚箭京圻柴場等事旣有 先王朝査出之教火田之禁亦有令甲而今則依例啓下不許革罷 國家自立制度而自毀之號令如此紀綱如此而能爲 國家

者非臣之所聞也若 聖明旣令停罷而復使宮家
折受則是自廢其法也 朝廷旣下禁令而宮家恣
爲擅利則是令不行於臣子也二者居一皆足寒心
深願 聖上毋牽私意斷以公義罷爭田以與貧良
嚴舊令以絶橫侵敎諸宮以儉訓諸臣以廉凡士大
夫鄕豪之擅占柴塲漁鹽幷令一例盡罷則 王綱
庶幾少振小民庶幾少息而言路亦少增氣矣 上
優批答之先是有一大臣家曾以同宗子爲後晩復
生子舍其所後子以已出者奉其祀府君乃啓曰爲
人後者爲之子乃經常通義無子而有子父子已定

故反以所生父母爲伯叔則雖或有立後之後又生親子者亦當以兄弟之序定其嫡支世俗常情歸重於親子遂以親子奉祀而舍所後子爲衆庶是先王立後之義不明而父子爲假合之親倫紀紊錯所係非細曾在 仁祖朝禮官引胡安國故事請以所後子奉祀已有受 教其後士夫往往不顧禮律復以親子爲嫡其有傷於倫紀大矣請更加申明如有違者一一改正又言史苑古風爲下番者雖遭服制亦不許出盖所以重史事也然念服有輕重私情有不可不相參者假如遭其祖父諸父兄弟若妻喪者亦

不得出哭而初喪未歛之前以公服朝衫趨走於近密之地求之天理人情實傷禮敎請許成服後出仕上命并議于大臣而處之關西道臣輕費賂遺於北客府君論罷之大臣重臣疑懼北人請寢其罪府君以我有臣子自行有司之法於彼何與豫怯聽聞復仍旣罷之官大非國體又損臺體引避憲官有以新定諸宮免稅結數爲過多者府君以減定時入侍臺官陳啓引咎仍論諸宮封略之弊曰 先王深疾流民之避役首下禁令使居平土不至爲鳥獸之難馴山腰許耕盖不得已也昔山越阻險終爲楊土患

先王之意豈不及此今雖不能一齊驅逐至若公然折受以爲逋逃淵藪之主則甚不可也且臣歷觀前代創業之初未嘗不以艱難而興持盈之時未嘗不以侈泰而衰是以盈滿之際非儉無以安非法無以制豐亨豫大之說卒亡靖康章蔡之罪所以上通於天也唐朝公主食邑只三百戶而開元天寶之際增至千戶其始未嘗不儉而其終未嘗不侈儉侈之間衰盛之分也雖以我　朝言之　太祖朝王子本科只百餘結至大典時則職田至二百餘結而今之免稅多者至有一千四百結者　聖上稍加節損限以

五百而比　國初則加數倍矣比中世則加一倍矣
况柴塲江海之折受則　祖宗盛時所未有而火田
折受則實自今日創始網山羅海括錙銖遺利以歸
私門令日之侈視　祖宗之儉又何如也今者小民
咨嗟行路以目咸指宮家者實由於去亂日久生殖
日庶尺土寸畒殆無閒曠而內司宮差羅織八方鷹
拏烏抄吞噬無厭而山海遺利又從而奪之生靈困
苦無所告訴以至於此也良生休戚姑且不言而千
人所指萬口怨詛亦豈宮家之福哉　皇朝之傾覆
非他故也宦寺用事而　皇庄遍滿民不聊生起而

爲盜殷鑑之戒豈遠乎哉其後又入對請益減免稅之數減至四百冬享祭前二日 上御春塘臺觀武才府君進啓曰齋戒之日 親臨閱武誠爲未安請即還宮 上許之公又曰近日 聖上之待臺臣辭氣過當或斥之以妄人豈非未安之甚者乎 國家既置臺諫委以言責一言纔發罪責隨之是豈盛世之美事自古帝王之治天下也莫不君臣相孚上下交濟或任以言責或任以經綸皆以誠信相結如漢高祖之於蕭何周昌唐太宗之於房杜王魏言聽計從任之不疑故百事修舉治道以成矣然而唐宗猶

有殺此田舍翁之言爲諫臣者不亦難乎 聖上淵衷固非愚下之臣所可窺測而每以激訐疑臺臣兩司所論多不快從臣誠慨然矣 上曰田舍翁之言予豈有是心府君曰今之隨行逐隊循例進言者猶且不槪於 聖心若以魏徵之事太宗者事 殿下則臣固未知其何如也古有買死骨而致千里馬者殿下優容激訐之臣則眞諫臣亦出矣吏曹參議徐必遠曾上章侵斥大臣及拜是職 上從他大臣之請遞必遠職論責銓官之注擬者府君啓請還收曰必遠誤信傳聞譏斥元老之臣孰不以爲做錯然特

是言時妄作辨時憤激耳論人當原其情必遠自許
敢言素著狂直如以爲妄作憤激則亦必無辭曷嘗
誣陷詬辱如大臣所言也使必遠真有意於誣陷則
罪豈止於沮極選如出於一時做錯又何可追咎自
古敢言之士率多輕率少安詳 朝廷亦宜取其大
處而不責以小節一有過誤輒加誣陷之名則決非
治朝美事言路崎嶇必自此始矣大臣之論人恐未
得其平而 聖上之爲言路計有未深思也又言醫
官之陞輔國古所未有請改正之後仍爲著令尋以
監試官在武所爭論用矢數不用分數之非法意主

試官不從府君引避辭職俄拜執義寺正應教癸卯移拜舍人又移司諫時圻甸方行量田而期限促迫事目且嚴官吏畏罪等田不均民用愁洛府君啓曰均田之擧王政之大者百年廢政一朝擧之令豈可苟焉爲目前架補之計哉今日所患正在於等數之不均不在於結數之不多而　朝廷旣以結數不多罪其守令仍令改定　嚴命之下急於奉令期限促迫未暇詳覈只以多得爲務大失　聖朝均田之本意矣今者春耕已迫民棄穡事日聚田間農民之時不奪而自奪矣請姑停止待秋擧行勿令陞其等數

以紓民怨以示 聖上均役保民之意廣州府尹金
公壽興以均田事有決杖之 命府君爭之曰昔廣
州都督裴伷先將受杖於都堂張說以爲刑不上大
夫玄宗遂止之今者府尹職是二品 朝廷之所嘗
稱卿而禮貌者受箠於有司之臣殊非謹廉陛之義
也 上命勿杖之 永寧殿修改都監設拜都廳屢
拜執義掌樂正應教初 孝廟大喪時諸儒臣議曰
大行大王於 仁廟爲次適長子 恭懿殿當服朞
其後凶人善道外托禮論包藏禍心乃爲宗統嫡統
之說指斥擬議有不忍言欲以此眩惑 上聽戕害

忠賢　上痛斥其奸命畀荒裔至是其黨修撰洪宇
遠上章伸救以其說爲明白的確以善道爲敢言獲
罪府君與同僚上劄極論其黨惡之罪請　上明示
好惡未復陳戒曰奸宄之情　聖明非不洞燭二三
諸臣之賢　聖明非不深信而流言浮說百端動撓
趙絅旣唱於前宇遠又繼於後　聖上一若撓於多
口姑爲調停之計則醜正讒邪之徒必將攘臂抵掌
四面而起矣嗚呼天下之勢有長則有消不進則退
五陽夬蟜於上而姤之一陰已有羸豕蹢躅之孚其
機若此昔熙豐小人只以紹述二字撥間熒惑盡逐

元祐諸賢馴致靖康之禍況今善道宗嫡之說意酷於紹述而罪日之惇確京卞亦安保其無其人也自古小人之禍言其情狀則比之鬼蜮語其憸疾則欲畀豺虎此詩人之至戒而有國之當鑑也然有旣斥而復用已退而復進終至於敗國亡家者亦常隨續其故何也必由於在內者陰爲之主而或訟其寃或稱其才以眩是非而上不之察也是以祖珽亂齊而其復入也由於和士開章惇亂宋而其復入也由於楊畏夫珽惇二人罪固通天而論其始禍則和楊當先受黨惡之罪也今者善道包藏陰險特小人之尤

者貸死投屏亦是寬典宇遠以　帷幄近臣敢肆詖
說謂其罪之可釋　朝廷是非若在則黨奸之典烏
可免乎嗚呼奸人已竄　聖鑑如日而其遺毒餘烈
猶使忠賢屏迹朝著不靖況其人漸釋其說大行則
其禍必至於國無遺類矣昔陳京等固爭盧杞吉州
之赦當安民力遏呂惠卿過闕之計古之愛君憂國
者其慮每如此未知　國家何負於宇遠而亦獨何
心必欲開釋凶人以禍　國家耶　聖上旣以漢昭
之明斷能善其始更願以元祐之調停深戒於後邪
正之分察之益精消長之機戒之益篤不以一時苟

且調柔之私有所參錯离明乾斷兩臻其極使君子有所恃而小人無所容也儒生金鋼等上章詆辱先賢府君又上劄論辨極陳其誣妄之狀六月　上閔旱求言又與同僚應　旨歷叙前所條陳者數十事申請採施　上嘉納焉秋入對　上前請禁內司通關各衙門之規別遣重臣於三南檢察賑政江都南漢儲粟徒擁虛簿時選京官覈其有無冬移拜舍人執義十一月丁尹夫人憂府君前後丁艱每哭擗人不忍見自文貞公喪哀毀成病重得胸腹之痛至是執禮益固舊疾添劇濵危數矣丙午正月服闋復拜

舍人執義時　上候久未復常　仁宣大妃亦且未寧醫人技殫無驗請試浴溫泉以爲僥倖之計　兩宮將幸溫陽公啓請停　幸曰今日災害異常人懷疑懼大小羣情莫不欲請停　幸溫人情之所大願卽天意之所在也天災警告國勢至此亦何慮不生何事不憂正宜貶損靜俟力行好事以答天威豈可動　駕於數百里之遠致令擧國驚懼閭里繹騷乎況　慈聖氣候不比盛年而溫泉之效瘡疹風毒之外未聞並治諸疾也又言湖西圻甸被災最酷請令賑廳該道審度災分急速開賑湖南山郡大同之法

時議多以爲不便將復貢案舊制公以爲貢案舊式
物非土宜多寡不均今當改革之際正宜一一釐整
並省無益於實用而有關於良弊者請令所司商議
善變監司金徽有侵斥大臣之言　朝廷已罷其職
而持平崔寬欲請拿問公爭之曰西漢最尊慕大臣
翟方進劾涓勳以摧辱大臣只免官而已今者金徽
以藩臣侵侮廟堂非無可罪而特罷其職情罪俱當
紀綱體統自可振肅未聞有詆斥大臣而下理治罪
者也尋以他事遞職拜寺正司成應教始兼知製
教十月　上講中庸府君敷釋文義之外勸　上頻

接朝士大夫力加孜孜不息之功以爲進學自治之
方　上問救災之策府君對曰昔　大明仁宗皇帝
特發江關數百萬米以賑江淮閣臣請令有司知之
帝曰有司自恤經費若問有司則惠不施矣目今木
綿絶貴飢餓之民無以應役而有司每以經費爲言
不思大計如訓局太僕積財鉅萬而各自愛惜凡百
典財之臣莫不皆然若待有司財用裕足然後方可
救民則終無救民之時矣　聖上若能特命捐出以
蠲民役則今日救災恤患之道必不外是矣　上稱
善是月擢拜忠清監司陞通政階蓋特選也府君受

任以來一以保民爲心凡可以便民益下者必請於
朝雖再三請得報乃已不以煩數爲嫌將本道連歲
灾荒之餘 上又幸溫泉責應旁午民不堪命 上
召見府君問民疾苦府君對曰 車駕親臨此方民
情日望 惠澤水軍偏重於他役奴婢多有流亡請
許蠲停其逋欠以示顧恤之意且前此 行幸時雖
有減租蠲役之 命勞逸懸殊而施惠不均今則請
自 朝廷先定當減之大數使道臣分等均減俾得
均被 德惠 上許之府君旣得請擧而行之輕重
得宜湖民皆懷感戴而忘供頓之勞矣丁未歲又大

侵府君上聞於　朝曰愛民當以節用爲本救荒當以蠲役爲先　朝廷與其賑貸於旣散之後莫若懷保於未潰之前今日之事若非如漕丘會稽一切約損則無以施惠本道之勢非如救焚拯溺則難可濟活請損諸衙門積儲特與蠲減良役許留今年當納賦稅依南康浙郡故事賣爵募穀又許奴婢之納粟免賤并補賑用令年實結準縮於去年秋等大同徵以新結勿用去年結數所請者或爲有司所格雖未盡施而府君參量灾分審度緩急至誠惻怛區畫有方吏不忍欺良免流殍　朝廷令良父子四人俱爲

軍者免一人之役旋令只許同居一室者又以年荒特寛良民公賤之隣族受害者　令下未幾諸衙門又慮軍民故避之患更使徵及隣族府君爭之曰昔信陵君令於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者父歸兄弟俱在軍中者兄歸今者　朝廷旣軫良父子之俱役者有此大恩兄弟四人之俱爲軍者亦當許免終願推廣其惠也始臣不能預料　朝家追有只許同居之令已卽宣布　德意今不免爲失信之歸請罪臣身毋孤民望且譬中商之法猶必立丈木而後可以立信魯田之一奪一與於七年亦猶爲霸者之羞况今

恩言纔下有司之臣旋復沮格於數月之內 命令之相錯如此外方亦何所適從而下民亦何所依恃乎唐沔二邑海路絕險前後赴操兵多渰溺請罷兩邑戰船十月瓜滿當還 朝廷以賑事未完限明年麥秋仍任戊申正月以清州事免官清州人南紀明潛葬其親於大村壓臨之地村民禁不得羣訴於營門府君令其牧審察其可禁勸限掘移紀明逃身入京擊登聞鼓誣府君以有私有司文致於罪奪告身其後同春宋公承 召入京白 上曰當今文學經術之士無出李某之右而近以微事獲譴久廢不用

上諭甚惜亟宜收叙置之 經帷以任保導之責十
月叙拜副提學府君再上章辭又移病呈告 上特
命出仕季冬三覆死囚於 上前府君叅量情法多
傅生議而特嚴於贓吏之律請勿輕貸時北方蒙古
部落日漸强盛侵擾邊關淸人患之府君啓曰臣近
久在外機密之事未能詳知而似聞北方消息多有
可憂者夷狄之興自古難制如阿骨打鐵木眞不過
一部落初非大敵而終至熾盛若火之起莫可撲滅
且夷狄之得志也我 國必先被其禍丙丁之亂豈
非近事乎今日 國家當以越句踐爲心君臣上下

奮發警懼有若門庭之寇逼在朝夕者矣古語云無
敵國外患國恒亡此宜體念也己酉春尤齋宋公造
朝同春宋公先已在朝　上日開經筵講論心經府
君以爲　上疾新瘳賢士彙進此是開發　聖心之
一大幾會每當入對預戒宿齋隨事規諷知無不言
開釋文義必先分別義利尤以謹獨二字爲人主操
心之要請兼講綱目以監歷代興衰之跡講說明白
辭氣雍容戒誨深切感動傍聽一時同入　筵席者
莫不嘖嘖稱歎皆以爲近世　經筵官無可及者尤
齋宋公嘗請　上曰近來六卿亞卿每患乏人　朝

廷用人當收衆望所在李某爲士望所屬久矣誠合
擢用公私賤從母之法久有其議文貞公亦嘗請行
至是府君與宋公力請於 朝自今年賤人之娶良
女所生者並從母役時有 神德王后祔 廟之議
朝野同聲而 上重其事不卽許府君與同僚屢上
劄請從三月拜同副承旨以病辭遞旋拜大司成府
君以爲三代之禮不行而風俗日頹學校之教宜先
講論乃與諸生講行鄕飲酒禮於太學同春宋公以
祭酒在朝亦與其事士子爭先趨事環橋門而往觀
者殆傾都焉八月拜大司諫辭遞還拜副提學臺官

論主第過制　上下嚴旨切責仍舉其役府君上章
救解又與同僚上劄曰　國朝故典凡大小指揮臺
諫爭執則不得舉行盖欲上下交修是非相濟或恐
其舉有一失而不憚以萬乘之威時屈於一二言官
此　祖宗無我之盛德　先王從諫之美意今者主
第營建臺諫方論而一邊興作　祖宗舊章將爲弁
髦之歸昔魯衛之儉於百里非地之不足宜下　明
旨定間架之數一遵大典定制十月入對　上前曰
近日臣久未入侍今幸從諸臣之後得近　清光又
承宿疾少愈之　教區區之憂稍可慰釋然　玉候

違豫經年閭巷之人未能詳知或慮　殿下不能愼
攝　聖躬此雖以小人妄度聖人之言　聖明春秋
鼎盛疾病之際凡係人慾者尤宜過絶令臣仰瞻
天容瘦瘁異昔臣子之慮亦何所不至朱子以爲雖
聖人不能無形氣之私願　殿下嚴加防閑以淸心
寡慾爲治病之良方上慰　祖宗在天之靈下副臣
民祈祝之望　宗社幸甚　上動容聽納其時史官
後語人曰李公言人之所難言當時入對者無不灑
然變色公自能善爲說辭誠意藹然有足以聳感上
下者至今不可諼也是月有冬雷恩津縣有雌雞化

雄之異又與同僚再上劄陳戒曰灾異之作罕出則以爲異狃見則以爲常此人情也今者天灾之疊見如此而上下恬嬉無復恐懼警戒之意土木方興役然爲太平之氣象只此一事眞爲大異而不可救之灾也國事至此而羣臣之所仰望者只恃 聖上春秋鼎盛昔疾益瘳而近又 玉候違豫久曠視朝臣某頃因入侍仰瞻 玉色天容太瘦顚異昔時愚忠所激猥進愼攝之言豈眞以 聖人愼疾之道或有所未盡而區區賤誠竊自附於無若丹朱傲之戒更願 聖上留心焉至於勸講之言此固臣等之職分

而當此　靜攝之中又何敢以金華舊業遽望於
聖明哉臣等雖極無似忝在　禁林顧自以爲陪奉
清燕時有獻替則必有勝於宦官宮妾者矣　聖上
或於暇日時賜引接則講讀之禮雖未猝擧浸灌之
功未必無補矣傳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
征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
父子離今者數萬簽軍兩道量田並擧於一時竊聞
於道議人情驚惑狼顧烏駭此二事者如不可並停
則誠宜姑停其一而當事之臣急於求成不念用二
良殍之戒甚可惜也湖西之水灾海西之海溢俱非

等閒之灾姑停量田似不可已且當初廟議本以京兵有長征之害欲變爲畨上之規矣今則年例砲額旣無所減別抄充定又復紛紜此實並擧而兩存豈其本意哉夫攻伐之劑豈不快於下痞而痞下而氣敗一切之論豈不快於就事而事就而民瘁今之議者每以諸葛之治蜀尚嚴爲藉口地而戎事簡練民忘其敗則其仁恩素結固已大孚於人心豈如今日擧措煩擾徒失人心而已哉且 本朝家法最正女謁苞苴之行固知其無此而 闕門之內女僕塡滿穆清之地有同里街禁密之言或傳於外閭閻巷之

談或入於內裏此宮禁不嚴之漸也　本朝閹僕之
臣自有常分非可擬議於十常侍南北寺而近年以
來聲勢漸張一稱御　命則力折公卿鞭撻衛卒而
莫敢誰何此宦侍驕橫之漸也有田土者被侵於宮
家在山海者受困於折受爲工者役於奇技而不能
自食爲商者困於橫取而常患落本此四民失業之
漸也今年有海溢水灾而該曹必取足於舊結木花
連年不實而京外收布升品日加此有司聚斂之漸
也近來主第營建臺臣一邊論奏而一邊與作議論
定時將爲完役此舊章廢壞之漸也近來章疏𥷑日

不報大臣 批答至於經月而始下遠方儒生或且留待於公車文牘之積滯推此可知此庶事叢脞之漸也此數漸著其始覩之孰以爲危亡之可憂而由微至著積小成大則畢竟橫潰四出而眞至於不可救之地矣易曰履霜堅氷至盖言其漸馴致其道也豈可不謹之於微而思所以早辨耶 上並優批答之居數日又入對申請停主第之役廣給被灾地方灾分戊戌二月有 王世子嘉禮之命府君率同僚上劄曰男子生願爲之有室此實父母之心也況帝王宗廟之重乎 王世子冠禮纔行大禮將舉臣民

延頸之喜亦復如何第臣等於此獨不勝深憂過慮焉帝王家早婚之文不見於他經而惟左氏傳魯襄公送晉悼公於河上晉侯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君可以冠矣以古況今猶未爲太早也臣等竊伏念帝王家禮雖異於士庶而聖人血氣亦同於常人 王世子雖天資夙成玉質岐嶷而語其春秋亦纔十歲耳此豈有室之年哉臣等亦知大禮次第節目繁縟天合之期想不在於今歲而名號旣定節次推排則亦不出三二年之

內矣昔宋哲宗時覓乳媼十人范祖禹上書于太皇
太后曰千金之家有十三歲之子猶不肯使近女色
而况萬乘之主乎陛下愛子孫而不留意於此非愛
子孫之道也譬如美木方長正當封植培壅以待其
蔽日凌雲若殘伐其根豈不害哉童年氣血待壯而
成而祖禹之言爲長久慮也十三歲近內猶以爲戒
則　王世子春秋幾許而遽有此議耶臣等不敢遠
引古事伏惟　宣祖大王　仁祖大王皆以潛邸入
承大婚之年皆不在童歲故厥享國或過四十年或
幾三十年蔡沉序無逸曰詳文祖耆耳目之所逮也

臣等亦竊附於此義敢爲申複焉　國家事莫不以
典故爲當行而至於庚寅年間則事體與今日有別
先王之擧有爲而爲也時勢旣異則又何汲汲如是
耶伏願　聖明深惟至計勿循故事稍待春宮年紀
旣成氣血大備然後徐議大禮以基億萬年承　宗
廟奉天地無疆之福則　宗社幸甚四月入對又請
定主第之制停土木之功以應天災且言漏籍徙邊
之類多至數千人老弱僵死愁怨載路恐非王政請
加裁處叅判任有後有孝行文名而諫官誤論其有
累府君上劄駁之曰有後有弟無狀誣其叔父以極

惡死於杖下有後奉母命而絕之屛居嶺海二十餘年其不幸罪也自處則無以易此孝友之行實有過人六年啜粥觀者感動有文有行之臣 朝廷纔得收拾於白首之年而諫臣不加詳審率爾論劾物情駭然請遞其職 上允之五月受由省墓以病辭職仍論時政曰今日施爲每以故事爲重宮禁之用度諸宮之制産百司之侵漁監掌之刁蹬胥吏之徵求雖在可損者皆諉以故事財者民之心膂越如此且諸臣之所以容悅於 聖明者只在於功利之一途屯田遍一國部曲滿私家有財有人已享其利何恤

於國事軍籍日加軍米歲添而民産如掃公私輦輸
接軸京口市上米價賤如糞土而外方殿屎呼天吽
冤生理已窮愁咨盈國矣且數千徙邊之民驅之於
無食之地俾不免於死亡王者之政決不如是 上
優批答之再上章辭遞六月拜禮曹叅議七月拜大
司成以病辭遞卽拜戶曹叅議九月移大司成冬移
副提學兼承文副提調上章辭免仍論大昏時浮費
及李聃命削科事 上特許遞免處散數月辛亥四
月拜禮曹叅議五月 特除漢城府右尹陞嘉善階
七月移拜副提學兼副摠管 宗廟署提調時逆宗

還自燕中始傳臣强之說　朝廷欲遣使辨之而其兄楨有求往之跡府君入對請勿遣宗班而遣大臣以諸道灾荒請减去年田稅之半又以　經筵官不宜兼帶宿衛之任乞遞摠管九月兼同知成均館事十月入侍　上前中請蠲賦以慰民心曰卽今飢饉之餘人心大變至有父母死而不服喪者父子相棄兄弟相賊偸竊成習不以爲羞民心若此寧有可恃國家若不以仁恩實惠大慰其心則誠難收拾於目前上年田稅及各㨾身役並宜亟　賜蠲減以示德意時許積以首相入侍乃曰臣欲上劄請蠲役恐非

歸美 君上之意故欲待今日耳凡臣入告者不敢
歸語家人欲以此謟媚於 上府君曰大臣居輔相
之職有所建明君上採施則何損於君德何嫌於臣
下乎 上命減當年賦稅府君又曰伏聞釜山倭人
越境犯條及傷人命此不可不問請移書島主責其
違越約條嚴治譯人之罪以懲其後 上從之是月
以冬雷 上引接臣僚府君進曰昔朱子因冬雷上
劄以嚴恭寅畏不敢荒寧作對爲說蓋言其修省而
振作也振作之說臣曾已陳劄論之而近日 玉候
違豫豈敢望刻苦工夫耶若不弛對越之心可矣凡

作事雖不能如雷厲風飛但令日行一事明日行一事克盡其理則庶有實效矣且令以乏人特設別科此亦似不可已而但今日之勢靜吉動凶恐有擧子雲集主客俱困之患也己酉以上未收身役雖有退徵之命苟非經費之切緊需用者並宜蠲停十一月受由省親於伯氏延安府任所以病辭遞拜禮曹叅判都承旨壬子二月拜大司憲論貪汚不法者數人砲保之未頒蠲減之令而先納者請還給其布當年戶籍請待秋擧行以除擾民之弊又以爲飢饉之餘復失今年東作則存亡之機實在於此請令守令

巡審田野助耕給種以耕墾多少爲殿最申禁京外
屠宰俾農家保其耕牛月山大君後孫纘有訟辨於
內司誤陷刑戮啓請放釋曰壬辰　宣廟回鑾駐御
於月山大君舊第此實中興遺基比如紹興使宅
仁祖朝封其正寢其外地皆給其子孫豈非敦宗至
仁之澤也今其孫纘爭辨其地於內司不知內司亦
有承傳直帖之近規妄托於不經籥臺何名爲刺之
古語狂疎輾轉自陷罪戾此實可矜而不可罪也昔
魏徵玄孫稠貧甚以故第質錢於人李師古請以私
財贖還白居易曰事關激勸宜出朝廷師古何人敢

掠斯美魏徵誠是名臣其視月山之懿親豈不爭體
自别乎安州人梁繼璋訟其先世奴婢於掌隷院而
抱屈啓請還付曰臣取考文案 本國人李珍選入
中朝爲太監 中宗朝正德戊辰以 欽差正使來
到 本國德川居院奴四口特 命賜與 教旨御
寶至今尚在其時館伴郎廳證筆成文永給於其族
屬世世傳授以至於繼璋之身其間雖有違式處
正德間教旨宛然如新 明朝太監之奉使 本國
至蒙臧獲之 賜者又何可復見 聖上亦且惻然
慨然於百年前後之事矣時當庚辛大侵之後歲又

不熟京外當設賑府君啓曰賑恤之政在於務實京外設粥連年其效亦可見矣累萬飢民支離困頓相繼死亡者皆是食粥之故蓋不但露宿土處蒸爲疾疫而已作粥旣多吏卒因緣偸竊且朝暮往來若當風雨無所庇蓋太半顚仆外方則待哺官門無以作農雖免一時之死終爲流丐之民此是已然之明效今何可一遵前轍徒費大萬之財無救斯民之死哉請令賑廳分付京外入籍原居人擇其尤甚貧瘠者計給乾粮而設粥處只許流丐者就食 上命與諸臣會議於前主事大臣諸宰皆曰設粥若非切急者

不肯就哺乾粮不至飢餓者並皆願受穀少難繼冒濫難防此言雖是不可施行府君曰上年賑所車載六七死屍而出城外其中一人猶有生氣而面黑齒白已成鬼形因而同死云食粥之害已知其若是今何可不變乎昔富弼以善賑見稱而得公私廬舍數萬間以活河北飢民此則今日事勢所難辦若依前露處死亡必多今以小小冒濫之弊不顧人命之死生可乎諸臣皆以穀少爲辭穀少而有實惠則尤是好政苟且纖嗇之論非今日所可仰陳者　上特命外方分給乾粮以除慶農之患府君又曰小兒飽食

而起旋又稱飢此是小兒恒談卽令小艮愁國之言
亦如是誠非細憂也盖民窮極矣父子兄弟不相顧
恤君臣之義又何可責况今海西有賊變國內訛言
數驚决是危亡之徵　國家但宜從容鎭定日施寬
恩以固結其心辛亥以上諸般身役未收者庚戌田
稅一半退捧者並宜蕩减以示大惠軍兵久遠逃故
亦宜姑勿代定以除騷撓之弊　上特許之而庚戌
稅則以有司持難只許减其未及捧者府君仍曰此
實無前大恩而更始之意也　聖主懷保之仁下民
孰不感戴古者必以詔令布告朝廷之意且每當危

急之時輒下哀痛罪己之書陛贊輿元之詔能成恢
復之功如漢文治世也山東父老猶扶杖聽詔思見
德化之成其所以感人者深矣宜令儒臣代草哀痛
之音以慰良心府君諫諍之外每以散財恤民布宣
德意爲言與廟堂諸臣屢爭於 上前畢竟多所寬
免飢饉之餘民蒙大惠三月兼同知 經筵是月
上特命疏決罪人大行赦宥府君進曰令玆赦宥如
大亂後更始之舉固足以感結人心收回天怒而但
負犯深重者不當渾同輕釋誠宜分別矣 上曰疏
決後卿須十分詳察來啓也府君退而與同僚陳啓

曰赦者偏枯之物而小人之幸也古人以爲至戒然今日肆宥則天意所在自可知矣臣等欽仰感動之餘固當將順之不暇而第綱常不立則中國而夷狄殺人之法不嚴則死者何辜況貪贓之吏若得晏然無罪其何以慰斯民浚血椎髓之怨且詛呪害人及言涉妖惡左道惑亂或依附他國潛奸異類者亦在赦宥之中天地雨露何物不被而豺狼荆棘亦當驅剪士族之瀆亂男女卽詩傳所謂衛俗淫亂世族在位相竊妻妾者此桑間之所以亡也風化之源尤不可不念並請勿赦又啓曰漢時諸侯王豈不尊且

親也而以賊殺無辜召詣廷尉至於瘐死三章舊意固自不替近日外方軍官之於營下吏卒各官下人皆以管下比擬而淫刑酷殺者更無所畏若然則州縣鄉所監色洞任里長且將以此藉口而免死一國之內擅生殺者不知其幾人歟且臣所竊悲者恣殺者之免死一何小人之幸而枉死者之抱怨又將何時可洩乎請自今定式凡　朝廷命官應爲管下之外軍官鄉所監色洞內尊位有司約正之類皆不得以管下比擬一依平人相殺例照斷　上從之命爲著令尋以事遞拜禮曹叅判大司諫辭遞五月拜兵

曹叅判六月移拜大司成兼備局提調府君前後屢長國子勸奬課試之外必講論經義禮貌士子先取年多謹飭者置齋任以革其尙浮論好爭競之習時兇人積用事旣久奸惡日著獨上未之察中外諸臣抗章論其罪輒被竄逐同春宋公亦論其事上以黨同伐異疑之府君慨然曰此不但聖朝待賢士不承權輿而已陰陽消長之幾卽國家存亡所關吾世受國恩况職在敎胄尤宜扶植士氣令不可無一言交友或以無益而止之亦不聽乃上疏曰士氣者國家之元氣也人君必須培養扶植然後

可以激勵一世存樹風聲若摧沮斬伐更無餘地則學校之官雖欲於訓詁詞章之間粗承 上意有所奔走所謂服儒衣冠傳先王語者亦何益於 朝廷作成之意乎一時在上之意旨便係羣下之趨向嗚呼可不愼也可不懼哉所謂士氣者亦非他事黨錮熸而漢室以亡元祐斥而宋氏陵夷僞學禁而南渡淩吉宿德舊儒士林山斗今之爲國元氣使世楷範不振此皆已事之明徵試以近日言之如前叅贊宋者此數人而已元氣之所在舍此而誰也 殿下平日非不致敬盡禮嘗待以師友之尊昭融契合實是

千載際遇論事一不當於　聖意遽加以黨人之名如李翔則其交固淺其罪益深至被削黜之典　威命之下莫不失色蒼黃愁沮恐懼士氣之薾然不待殿下芟夷斬伐而已不可為矣臣竊為　聖明惜此舉措也蕭傳之得罪陳東之枉死雖非　聖世之所宜有而事勢所激時變無窮則亦安得不憂於　明主也前相之被中外之謗若稽前昔實非異事昔在宣祖壬辰初李山海以領相竄逐　仁祖丁丑初金瑬亦以領相削黜盖大亂大變之後人心無所歸過力攻輔相之臣而為輔相者亦不得辭其罪矣今者

天怒於上民怨於下國有大灾民死亡幾盡而且使
紀綱日壞諂佞成風人心世道遂至於無可收拾之
地則承事之臣又何以辭其責乎如臣輩苟容竊祿
者固不可同浴而譏裸彼山林潔己之士何所畏忌
而不爲　殿下一言以爲知過之報也　殿下若以
任使之久欲其保全終始以禮進退則可也至於盛
張威怒力戰公議則亦非所望於平日也抑臣之所
大懼者疑端一開輾轉激成必欲以威刑箝制一世
則幾何而不至於漢宋之末流乎此實存亡否泰之
機也凡人處事不可喜快快處多悔伏願　聖明平

心忘怒長慮遠思深以培植士氣以重樹　國家之元氣者爲意焉臣受　恩深重冒陳至此僭猥之極罪合萬死疏上累日不報特　命出補仁同府使又令卽日發遣是日憲府已傳他啓及有是　命再請關請其還收　上以一日再啓非例罷憲官諫院亦爭之玉堂上劄曰李某立朝行己自有本末若今所言陳義遣辭亦猶古所喩龜玉毁櫝中之云從容委至初非以訐爲直者矣右相文谷金公亦上章伸救有曰李某文學行誼求之今世罕有其比館學儒生黃欽等百餘人上疏請留曰其職則師儒之長也其

言則扶護士氣之論也而一朝以言獲罪士氣由是
而終至於斬絶靡餘　國家無復攸賴也　上並不
省居數日又有到任日子啓聞之　命時府君病暑
不堪鞍馬先塋又在楊根水邊故乘船作行欲歷路
展掃而將踰嶺矣朝中多送别於江頭忽有飛語上
聞以爲泛舟游江上不卽登道　上怒逾加及本道
以到任日上　聞則　上又以緩緩作行無惶恐意
欲置厭避之律多有情外之　教賴大臣重臣伸救
乃　命罷職不叙三司復爭之不得府君歸自嶺外
不敢在京出居交河時叔父先已屛退在此肩輿步

羼晰夕往來以爲至樂斗屋不庇風雨疏糲亦且不厭而欣然自適若將終老又欲南歸馬江以遠離慈闈不忍也癸丑冬往覲任夫人於伯父原州牧任所留月餘固平善十一月二十二日夜忽氣塞不能語卒于本邑寓舍春秋四十九諸子俱在京奔哭嗚呼痛哉訃聞　上命吊祭如禮其後醫官供奉者入侍　上問其以何疾不淑嗟惜不已云以明年甲寅正月葬于砥平縣東卯坐之原庚申以長男師命錄保社勳　贈貳相勳爵府君天資近道氣質清粹外和順而內弘毅襟懷灑落表裏瑩澈平居樂易自在倉卒

無疾遽之容時然後言言約而人易曉語聲鏗然明暢常退然若無所爲遇事則細大不遺見義則直前不避凛然有難犯之色早服家庭之訓潛心詩禮之塲釋褐以前無書不讀尤致力於性理諸家不以舉子業妨廢仕宦之後非有急疾大事手卷不釋其所以涵淹融貫體驗身心獨得於文字之外者有不可窺測矣少時飽經憂患德慧增益多所得力云自幼有深愛於父母左右致養不憚勤苦文貞公書疏賓客無不代勞雖大冬盛暑夜不解帶尹夫人一生抱痾疾府君竭誠調護晩年康寧勝昔性且方嚴人鮮

有當其意者府君承顏愉色惟志是養夫人未嘗不
懽悅終身無不如意之事任夫人晚年享全福子孫
衆多府君每公退與諸兄弟子姪周旋笑語必取其
懽伯父屢奉檄在外府君輒乞暇往省未嘗久離於
兄弟友愛若手足長枕大衾以過半生析居之後亦
未嘗一日不見與叔父同時榮顯言議出處一無不
同深有道義師友之樂世亦歸美焉每有疾親和藥
救之得兼味必分之閨門之內和而有法教子弟嚴
而不迫有過諄諄誨責不許出入交遊又不願論朝
廷得失色目之言戒勿掛口每曰士子處身當如閨

女宗族之無依而失學者必招集於家與諸子同學家無甔石主客或不免闕食而諸族歸之若其家焉幼時隨尹夫人多在於外氏其待外黨加人數等尹氏諸兄弟感歎無已至今舉府君不姓而稱某官兄親之也與人無隱情不設畦畛賢愚善惡一以誠待之人皆誠服心醉上自親黨下至賤流出入門下者終無少憾又有容人之量或以非理相加不與之較尤篤於故舊患難灾眚必欲相濟府君旣承先德門闌又盛雅望傾朝而未嘗以驕矜之色加人謙恭自牧樂賢好士士論歸之搢紳章甫倚以爲重又不喜

與人相馳逐所與交四五公皆少日場屋之舊同時館閣之彦若宜拙南公二星藥泉南公九萬瑞石金公萬基汾厓申公㝡松磵李公端夏誠信相孚始終無變諸公俱有沒世不忘之思或流涕而說舊遊文谷金公壽恒老峰閔公鼎重或世交如兄弟或立朝相推許市南俞公棨沂川洪公命夏松谷趙公復陽皆忘年位折輩行與之友尤齋宋公書疏必稱令兄其見重於前輩亦如此府君立朝以來旣爲士類所推重又以恢張公道保護善類爲已任其於是非之別消長之幾必力辨而明言扶植直氣激厲名節一

時士大夫莫不自礪廉義惟恐得罪於清議也府君自在韋布素抱經濟之志雖私習科文論君德民事必盡言不諱及在言議之職尤竭誠焦口疊疊不能已常病世之持清議者徒務激揚而反昧治道任事功者不先格君而急於施爲以爲帝王之學功不及於生民則皆末而已不先正其心而曰我有以治天下國家亦苟而已是以處　經幄也每從容規戒積誠勸勉或請　卧內引接儒臣聽其講讀欲其方便委曲不妨於調攝以冀其緝熙之益其曰講學治病合爲一事如內修外攘云者實古人之所未發也畢

子產四時之說請爲節宣之道以淸心寡慾爲已疾之方睠睠懇懇若家人子弟憂父兄之疾深誠至到言論剴切隨事納約有懷必達欲望其正心誠意之功不忘於疾病之際嗚呼此豈可與掇拾常談應文塞責之言同日語哉又以爲 國家失太平久矣自李文成以來革弊救民之論大行於世而終莫之一變至于今日國勢削弱民生殿屎覩文成之世已不啻一落千丈失今不圖將無救於亂亡入而告于
黈纊出而疏于奏牘者莫非欲拯生民於水火之中鞏國勢於久長之圖也其論身役隣族之害山海折

受之弊其言惻怛痛切至於兵制之變通尤見其明白正當而辰猷遠計終不得略施於當世及今民生日困流散四出皆如府君苦口之言而終莫之救嗚呼此豈但府君之遺恨而已也府君事 孝廟屢一歲而猶以興功征利爲戒 顯廟時每以振作爲請時義不同也歷事 兩朝十六七年君臣之際亦可觀矣始 孝廟奮大有爲之積志而文貞公獨承至痛在心之 教府君又以動心忍性之對感動 上心君臣父子之間若將以相感發而成大業也未久文貞公下世 孝廟又賓天府君之所以含痛茹恨

可使志士扻血而　顯廟亦察府君愛君憂國出於
至誠久置近密常加優嘉方岳亞卿之擢俱出廸簡
及長風憲咨詢國政無異宰執雖末年薄譴不及牽
復而身後之嗟亦足以知　聖心矣府君資禀旣異
識見明透每論事後當成敗世道時變之將如何後
必符合如執左契當　先王之世善類盈朝奸壬退
縮主上有尊賢之德士流有可恃之安而府君獨義
形於色常燕居而深憂左袒營救之說一出則已戒
懸豊紹述之禍黨同伐異之　教一下則已有蕭傅
陳東之憂卒後未一年　先王上賓時事大變羣兇

充滿戕賢逞憾 宗社隨以幾危苟非 至誠前知其
何能逆料先見於幾微之際乎及今 聖化更張內
亂甫定使府君在者其將竭誠箴戒預陳先事之慮
俾國勢鞏固世道寧謐者當復如何此實舉世之所
深嗟也府君於政事才常自謙以非其所長世亦專
以經術文學稱之然一試湖右其民頌其遺惠久而
不衰同春宋文正公嘗云吾居此土閱按廉多矣若
李公淸簡之治豈弟之政實非近世喜功辦事者所
可企及此特朞月之間出其緒餘者而公頌之言已
如此府君尤以救荒之政當竭其力辛丑衣繡時便

宜發倉出沒廉察不憚勤勞丁未賑湖民請蠲役減
供以盡懷保之惠壬子入對力陳賑民之方前後所
全活甚多矣府君平生居無第宅常從人借居多有
窘迫艱苦之時逌然安分不以爲意亦未嘗爲營置
之計性不喜珍玩家人不敢見以華美之服被服儉
素食飲淡泊契活如寒士几案殘缺凝塵滿席坐客
多竊歎者口不言家產事俸祿之外無他田業位至
卿宰而室如懸罄饘粥或時不給而常晏如也居官
不事近名之淸絕俗之介而歸自藩臬破鞍羸馬不
改前日辭受取舍一芥必辨無名之餽人不敢致駔

儈之人迹不近門律已甚嚴人莫敢干以私府君爲文不爲鉤深艱僻之言所積者厚故滔滔而不竭雖長篇大作援筆立草若素經意明白暢達曲盡事情格力雄渾詞理俱備其奏議文字知言者以爲谿澤以後所無也於詩不屑爲也盖服先儒作詩害事之戒而往往爲遣行相紼之作淸健有古意不能多也奏議數卷行于世夫人昌原黃氏即芝所公諱一皓之女也生四男三女長師命判書次孚命次頤命監司出繼於季房次益命女長適士人金萬堅次禾字而夭次適士人金道濟師命初娶牧使羅星斗女生

二女再娶郡守趙顯期女生二男一女孚命初娶判書南二星女不育再娶正曹夏卿女願命娶判書金萬重女生四女益命娶監司宋奎濂女生二男金萬堅生四男先府君棄諸孤一紀有餘墓道尚無顯刻不肖孤等大懼其德美日遠而日忘無以示諸後今乃採摭聞見粗述居家立朝之大略而惟其見識不逮不能形容其萬一不肖之罪尤無所逃肆敢藉手於當世立言之君子以圖不朽惟執事寵顧而發揮焉

此狀之成初在丁卯年間欲請碑文於尤齋先生

遲回之頃世故已無及矣而己巳先兄被禍例收
府君 贈典其後丁酉先兄復官 贈府君兵曹
判書兩館大提學先妣後公二十九年辛巳卒壽
七十八癸未二月並遷窆于龍門山南子坐之原
先兄趙夫人又生一男喜之毅之偉之夭一女殤
仲兄官止監役有一女妾子一人謹之頤命原任
左議政一女殤又生二女一男器之進士壯元益
命郡守又生一女男重之進士夭顯之主簿妾子
達之夭坦之遠之女一人金萬堅又生二女夫婦
俱歿男鎮岳鎮戍夭一男殤金道濟官止郡守男

聖集夭此皆在前狀之後者也嗚呼先府君有至
行懿德先夫人孝敬淑哲而冢嗣罹大禍孫曾亦
不繁到今香火厘不絶此何天理嗚呼痛哉

疎齋集卷之二十六